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吳沈欽韓文起學

六年傳長相優優謂優假饒益之子罕善之如初服云子罕不阿國法亦逐樂轡以正國法速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政卿雖逐子蕩何患禍從乃昧惡惡之義抑心強梁是國之大命得扶持之而執政為虛器矣服義甚正杜說謬

堙之曹操孫子注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通典攻城法于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即孫子所謂距闉也

七年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祈穀

浙江圖書館

之後即擇日而耕郊特牲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生民
疏箋意定以正月為郊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后稷高辛
氏之冑郊必正月是郊以祈農事在耕籍之前也
公登亦登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注云遠下人君惠云韓
非子載穆叔語曰今子不復寡君一等是其證也
委蛇唐石經初刻虵字郭忠恕佩觿曰委虵之虵余脂反蛇是
遮反虵也
衡而委蛇必折言委虵人臣常度當順行無愧纔有此容若衡
不順理猶復委虵自得必致毀者折也衡指孫子之不後魯君
委虵指孫子之無悛容
八年傳子國怒之曰韓非外儲左下子產忠于鄭君子國譙怒之

曰夫介異于人臣而獨于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于羣臣離于羣臣則必危于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循彼文葢即此傳怒子産之辭而傳聞之訛也以彼文無事實本末故不入考異而附于此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史記李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悉索敝賦論語集解孔曰賦兵賦也小司徒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偏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成元年疏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

浙江圖書館

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内
之兵此悉索敝賦亦謂總徵境内之兵也
不遑啟處按古人坐席皆按膝故管寧藜牀著膝處皆穿也以
坐是跪故詩傳訓啟為跪李巡曰啟小跪也以別于長跪不遑
啟處猶云不遑坐處
九年傳用馬于四墉按校人職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
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漢書溝洫志上自臨決
河湛白馬玉璧然則祈禳之事皆用馬牲用馬四墉此城隍神
之濫觴
相土因之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邱漢
五行志相土代閼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國亂無象言國無道極亂則天不復出妖變也說苑君道篇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

遇艮之八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為東宮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于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占非臻極之理也

艮之隨汪琬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毀折之象也反體為蠱益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為人耶（亦）甚類矣又互體為艮為巽艮止巽入入而止焉其兆皆不能出象辭雖无咎于穆姜乎何有而史云然者殆阿姜意而為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隨其出也隨初九爻出門交有功惠氏周易述疏帝出乎震故震為出初爻交坤故為交震方伯之卦當春分春分在卯說文曰卯象開門之形二月為天門故震為開門隨于消息為二月卦按此云隨其出也以此

六二

固在下位虞翻曰隨象陰隨陽惠云婦人當陰爻例居下位謂

六二

不靖國家惠云靖讀為靜婦人體坤當安于承天之正則亨今效坤亂故不可謂為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坤為身為害

棄位而姣棄位猶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為貞服讀姣為放效之效乾鑿度曰佼易立節或作傚姣佼字本通易繫辭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易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穆姜自言棄坤之正位而效乾之佼易也杜謂姣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斬行栗惠云鄭風東門之栗毛傳栗行上栗也按釋宮行道也周語列樹以表道

公子嘉說文孔從乙從子乙謂子之候鳥乙至而得子嘉美之

浙江圖書館

也古人名嘉字子孔

閏月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為門五日衛冀隆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曰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為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為長歷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 欽韓按杜預長歷彼自編排日月為解詁之用本非魯歷十年之閏亦其意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於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于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為門五日其愚愎詭妄可見衛氏之難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斯笨伯也

冠而生子禮也高誘淮南汜論注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妻

浙江圖書館

十五而生子按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四歲生武王前哲故
事故云禮也
先君之祧處之祭法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
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
魏絳請施舍鄉師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祈以幣更管子四時篇除神位謹禱幣梗劉績注淮南子仲春
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按高誘注更代也
周禮女祝注杜子春讀梗為更
抶之以出門者服云抶撅也謂以木撅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
出也按呂覽慎大篇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
南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關高誘

以字提行

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闌端舉之皆此鄒人紇之事傳誤也
闌櫼也服謂以木撅扶之門闌即木橛也
以為櫓孫子謀攻篇注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杜牧
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按漢書劉屈氂傳以牛車為櫓即與狄
虎彌此事同蓋倉卒不備器械借以禦矢石也呂覽貴直論趙
簡子攻衞居于犀蔽屏櫓之下是櫓固以革蒙之小戎詩所謂
蒙伐有苑解詩者以蒙為雜羽似非是以成一隊杜預云百人為
隊按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說五人為列二
列為火五火為隊五十人有頭是一隊不得有百人也狄虎彌執櫓
拔戟以預此一隊史記孫武子以吳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
令持戟是也

請以桑林莊子養生主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釋文司馬云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呂氏順民篇湯以身禱于桑林注桑山之林能興雲出雨也

題以旌夏夏雉羽也禹貢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周禮樂師職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此題以旌羽即先鄭所云皇舞也廣雅釋親題額也其形象非常故晉侯懼杜訓夏為大夫旌非舞人所能持也

子駟當國當國為專大政其次為聽政則與聞政事而不能專也如魯季氏則當國而叔氏孟氏為聽政漢之大將軍霍光王鳳為當國而丞相御史大夫則聽政宋平章事與參知政事亦

浙江圖書館

其次弟也杜預乃云攝君事至襄十九年猶云簡公尚幼故大
夫當國所謂言僞而堅也
以位序聽政辟服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
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子產始立為卿服
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國之常法何須為載書乎子產勸焚
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已定未之改也
其能來東底乎釋詁底止也邵晉涵曰底通作祗何人斯云俾
我祗也鄭箋祗安也安亦為止也杜訓底為至與來義複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劉炫曰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
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
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按炫言非也瑕禽言王叔之勢居上伯

與勢屈其下若使在上者恃勢得直在下者雖有理而不得直
則何以謂之爲正直（正直為正）乎此言兩造之曲直非斥宣子鷗冠子
近迭篇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此之謂也
不能舉其契小宰注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釋名
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按其數則謂之契齒
十一齊世子光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
年
之按先滕先莒皆以爲先至先滕猶有傳文先莒復何所據若
使先先于宋魯將超在宋上乎愚以爲此經據舊文采錄本無
義例
公至自會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明言伐
鄭何謂不果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于蕭魚相接也

不入者倍征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役皆出于所領之軍所謂役邑入者也無征于常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貢公之祖稅而已既不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驅之

晉侯以樂之半周禮小胥注云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按樂之半則鐘八磬八鄭注小胥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也賈公彥云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為東西

庶長鮑續漢志注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六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按第十爵左庶長十一爵右庶長十七爵駟車庶長十八爵大庶長

十二年吳子乘卒杜預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

注公及其盟還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按夢乘聲同今徽州寧國人猶然

傳臨于周廟禮也左氏但言臨同姓于廟為禮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奔喪云哭父之黨于廟是也其文王廟得立以否其是非人人知之左氏固不論也劉敞不循事端而輒譏左氏非也

十三年傳小人農力廣雅釋詁農勉也魏了翁讀書雜鈔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農厚也左注缺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偽孔傳習因也疏云習則襲也襲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為因也釋文謂不習則增絕句非也當一句讀從祖果堂先生曰此蓋楚先王之

故事因楚子伐鄭不利在不能修德故援此立說卜征謂卜伐國尊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之注云巡守與本事無干使歸而廢其使廢猶置也言釋良霄歸置其使于位則感楚之惠而自怨疾其君大夫陷己于楚則鄭之臣各有左右良霄心自鄉楚以牽制彼專事晉之心為楚計不亦善乎

十四年 衛侯出奔齊公穀傳俱有衎字俗師妄加也春秋闕疑高氏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不名衛侯所以抑强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奔為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為是而歸過其君也案杜預心術邪曲故誣春秋之旨宋有胡安國者但學華誕之徒也解此經與杜預同

傳被苫蓋此苫蓋似非茅蓋乃氈裘也桂海虞衡志蠻氈蠻人
晝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即此類也
攝也有司徹禮司宮攝酒注更洗益整頓之士冠禮再醮攝酒
注攝猶整也則攝是更新之義
甯惠子食鄉飲酒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此非公食大夫
禮蓋玉藻所謂賜食于君前也
射鴻于囿寰宇記開封府浚儀縣鴻池衛獻公食射鴻于此案
陳留郡之浚儀春秋時為宋地不得言獻公射鴻于此縣
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變雅也據此則三百篇之詩無不可歌墨
子歌詩三百之言非虛語
盟于丘宮杜預云疑孫子故盟之案此時獻公捻林父將作亂

故與結盟以掩前失明已無他心豈是不知孫子之事而復欲
要盟乎
鄄人執之服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為公執之案服與
杜解皆非也鄄人叛公故為孫氏執公徒　之奔逆者
無告無罪杜預云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案定姜亦第言
其告之非耳婦人不與外事未必禁之使不告也
厚成叔禮記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惠伯華其後為厚氏魯語
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昭注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元
孫敬伯同也魯世家季氏與郈氏鬪徐廣曰一本作厚此本亦
然此厚成叔釋文云本亦作郈呂覽觀表有厚成子孔叢同漢
書古今表作厚成子

增淫發洩釋名淫浸也淫浸旁人之言也釋詁淫大也言積浸
淫之怒而發洩之至于逐君
知朔生盈而死齊召南曰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首生武子
縈縈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申生知
伯瑶據此則朔為縈子盈為朔子朔早卒未及為卿于傳文為
甚順但其祖首既謚莊朔又謚莊則誤耳不知杜注何以必指
盈為朔弟也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禮記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
則亡疏引服虔注以為逸詩蓋毛氏詩不立學官故服以為逸
詩非服不知有此詩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長歷以為八月丙戌朔案隋志劉孝孫

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
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
十四分入食限

傳官司從單靖公荼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案左傳單劉並稱
不應單為三公劉乃庶士蓋劉夏初免喪繼爵未命者猶從士
服耳

爲子馮為大司馬據疏引杜預以子馮為叔敖之子刊本作從
子誤

十六年傳改服修官通典五服變除云斬衰三月而卒哭男子受
以六升布為縗裳七升布為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布
為連裳七升布為總小祥而練冠練中衣此所謂改服也若杜

預則除喪易吉始終一說者也

預則除喪易吉始終一說者也
為夷故也案傳意以主兵者荀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晉荀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云為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杜預謬解義取皆平大夫得會鄭伯淺學之徒以彼謬說彈射左義此杜預之咎也春秋本主魯事或書公會某國君或書大夫會某國君義取在我非是亢尊故無所嫌

十七年邾子牼卒孫復曰前年晉人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傳爾父為厲周禮序官司厲注犯政為惡曰厲

以杙抉其傷而死說文作弋橜也以杙為劉子樹書通作杙莊

浙江圖書館

子人間世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澤門之晳詩疏引云皋門之晳釋文云或作皋門史記天官書
其色大圜黃滜滜音澤則澤誤為滜注家乃音滜為澤荀子王
霸篇睪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廣成頌皋牢陵山列子天瑞望其
壙睪如也注音皋又成皋縣韓策史漢皆是成皋續郡國志作
成睪然睪是皋之誤東觀記成皋令印皐字為白下羊丞印四
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印長史印文不同然皐字為四
下羊則同睪字蓋漢人相沿之誤故皋睪互易而此澤門孟子
云魯君之宋呼于垤澤之門趙岐云垤澤宋城門名是此澤門
紀要括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作皋非也
親執朴尚書鄭注朴槓楚也朴為教官為刑者錢大昕曰古典

浙江圖書館

扑字說文木部朴訓木皮鄭鄉射禮注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為教學之刑其物即名之曰朴後人緣朴有撻義遂改從手九經字樣收用手部則磨改之弊或即出于唐元度之手（唐石經初刻作朴後改從手也）

晏嬰麤縗斬枲雜記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縗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于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物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

浙江圖書館

以勉人為高行也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案喪服疏衰疏屨注云疏猶麤也此謂受服之人較麤不如斬衰之尤至呂覽勿躬注精甚也正與麤字相對非謂衣布之麤細也鄭以不及為麤杜預以過之為麤竊謂雜記與此傳俱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固與短喪之說相表裏則毋寧鄭義云賤而不能盡其情為愈也若其正禮則齊斬之情饘粥之食曾子孟子固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寢苫枕草杜預云枕凷非喪服正文案喪服正文言寢苫枕塊杜預誤以為傳耳賈公彥疏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大夫適子為士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為其父服是也唯卿為大夫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給是

說晏子雜篇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跡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于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盡喪晏子之為之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旨異矣

十八年傳疏陳之淮南道應訓知伯圍趙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注疏分也二百人為一隊分斯隊擊之司馬法定爵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烏烏之聲樂孫子行軍篇烏集者虛也

班馬之聲屯卦六二乘馬班如虞翻注班躓也馬不進故班如矣讀如盤桓班馬之聲義當如此又釋言般還也郭注引傳作般亦謂盤辟不前之意還音旋或音環杜預謂班別迂僻

衿甲面縛說文紟衣系也玉篇衿亦作紟結帶也釋名衿亦禁
也禁使不得辟散也故杜預云不辟甲愚謂以甲系縛之
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呂覽救動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
周高誘注秦周城門名也列子湯問韓娥東之齊遇雍門鬻歌
假食高誘齊策注雍門齊西門名也晏子外篇景公登箐室而
望見人斵雍門之橚說文繫傳萩即楸也齊民要術萩梓二木
相類白色有角生子者為梓或名子楸或名角楸黃色無子者
為柳楸亦呼荊黃楸
斬其櫄以為公琴釋文櫬梧郭云今梧桐案今之青梧也櫬櫄
聲同故櫄材中琴也集韻杶櫄同通作椿說文杶或作櫄管子
地員注音春小雅疏引郭璞注俗語曰樗櫄樗漆相似如一說

浙江圖書館

文繫傳字書杶本似樗案蘇頌本草圖經椿木樗木形幹大抵
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噉樗木疏而氣臭北人呼樗木為山
椿寇宗奭本草衍義世以無花而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為椿其
有花莢而木身小幹多迂矮者為樗木疏而氣臭無鳳眼草者
謂之樗如上所說椿木不中為琴材且禹貢杶幹栝柏係名材
不得以椿為類疑集韻杶櫄種自一類為椿者非也惠云公琴
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

門于楊門惠云呂氏春秋齊桓公死蓋以楊門之扇高誘注楊
門門名也齊乘云楊門齊城西北門

門于東門呂覽貴直論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新之東閭

使楊豚尹宜林堯叟云楊豚邑大夫名宜案說苑奉使篇莊王

欲伐晉使豚尹觀馬疑揚豚尹是楚官名多死聲周禮太師職太師掌同律以聽軍聲詔吉凶六韜五音篇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惠云服虔曰北風夾鐘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欽韓謂晉北楚南以律管試兩國軍聲鄭注引兵書所謂商則戰勝軍士强羽則兵弱少威明不必如服之用十二律杜之辟八風也惠言氣則風是也

十九年

先吳壽夢之鼎杜預云以璧馬為鼎之先棄錦與璧馬贈賄之常禮也故以吳鼎先將其意惠云馬為庭實未聞以馬為先馬不先上堂安得先之

荀偃癉疽素問奇病有脾癉膽癉注疸熱也又王機直藏論肝
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黄又藝文志癉黄病素
問作疸金匱要略有穀癉女勞癉酒癉諸徵又云黄癉之病當
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為難治也癉而渴者其
癉難治癉而不渴者其癉可治
生瘍于頭靈樞寒熱病項部有癰疽者死又癰疽篇發于頭名
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則治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脉内
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大夫稱伐文心雕龍銘箴篇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勤肅慎之楛
矢金德之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義
也魏顆紀勳于景鍾孔悝表勤于衛鼎稱伐之類也

諸子此通為内官之名不必子姓之女説别見哀五年
使以行禮也謂從柩車行也士喪禮陳明器于乘車之西記云
薦乘車載旜載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稾車序從檀
弓綢練設旐注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並
有乘車從行大夫以上更有遣車也案杜預釋例以子蟜叔孫
所賜大路皆是革輅木輅孔氏娓娓置辭專存迴護其實非也
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縵耳何者巾車所云孤乘夏篆卿
乘夏縵是天子孤卿之常法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
出封加一等則有五輅之賜若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於
天子之孤卿已為加等非常之賜豈可復上干五路逼近人君
乎以其加等之賜當時美其名曰大路曰先路又有孤卿大夫

浙江圖書館

之別故其次曰次路覲禮偏駕不入王門雖諸侯亦乘墨車以朝而諸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其說傎矣

問師將傅傅緣城而上也師謂齊師

廿年傳言不與人同欲也傳但言暗保身之道懸之也杜預以為罪其違衆而家鉉翁敢指左氏為不明經旨

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薄條大衍亦以為然今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是」

傳以公姑姊妻之惠云公衡必非成公子公姑姊定是一人武仲云姬氏則所謂公之姑姊亦非宣公之女凡成公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皆可謂之姑姊武仲云君之姑姊明是一人案如惠言即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至此亦不復堪嫁姑姊者謂外

浙江圖書館

姊妹襄公姑之女也係母姓故曰姬氏唐世以外甥女嫁蕃酋猶謂之宗女舊唐書契丹傳首領李失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為永樂公主以妻之　傳首領李大輔入朝詔封從外甥女辛氏為固安公主以妻之

重繭衣裘說文引云盛夏重繭云袍衣也以絮曰襺縕曰袍案玉藻纊為繭注纊今之新綿也

而不使唐石經下添視寢二字北宋本無惠云王充論衡引有視寢二字案幸婦人謂之使水經注沔水篇踈水中有物摘其皋猷可以小使名謂水虎者也此謂壯陽道之事

王之守臣杜預云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案對天子而沒其君稱同僚之意無是理也宣子說叔向之罪勉斐豹之隸猶

言諸公則生殺予奪之柄雖自下移猶假王命杜預生司馬昭之時蓋忘魏主矣顧炎武云玉藻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鄉遂都鄙皆司徒所掌

使候出諸轘轅候候人也周語候人為導初學記引闞駰曰轘轅道凡十二曲也方輿紀要轘轅山在河南府鞏縣西南七十里

先二子鳴御覽九百十八尸子曰戰如鬭雞勝者先鳴

莊公為勇爵勇爵猶漢武帝所置武功爵官首樂卿之類商子境內篇由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

廿二年傳言焉用聖人周禮疏何休膏肓云說左氏者曰春秋之

志非聖人孰能脩之御叔謂武仲為聖人是非獨孔子元箴之
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御叔不說學見武仲雨
行而傲之左氏傳之者非御叔不説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
案大司徒職知仁聖義中和聖在六德則知有全有偏鄉飲酒
義注聖通也又謚法解稱善口聞曰聖張守節正義作揚善賦簡金履祥前編作稱善
賦簡敬賓厚禮曰聖皆非大行也
見于嘗酎高誘呂覽注酎春醞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
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案齊民要術作穄米酎黍米酎法
皆以正月作七月熟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用神麴彌佳一石米
不過一斗糟酒色似麻油先能飲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飲
飲三升大醉與人此酒先問飲多少裁量與之若不語其法口

美不能自節無不死矣其略如是張晏之解為得之

以為口實服云口實謂謙[譴]讓也

黜官薄祭祭以特羊黜官者减省其家臣若室老士之類與薄

祭文相對非謂黜叚之受職也大夫常祀當如少牢饋食禮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尚書大傳庶人木車單馬惠云荀卿子

曰大功已立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有馬

士庶同于卿

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境魯語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

朝韋昭注死刑大夫以上屍諸朝士以下屍諸市周禮條狼氏

誓馭曰車轘轘觀起于四境用刑之酷也

請從子尸于朝廣雅釋詁子君也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

湘潭圖書館

也
君臣有禮惟二三子言君臣各盡其禮惟二三子所裁周禮鄉士刑殺肆之三日也

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杜預云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劉炫規過云杜謂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據焉釋例以畀我是鄉令兩說自相矛盾愚案自來說春秋者皆緣上庶其之事以相引孿皆肊說也杜預妄為傳逮不幾同株連瓜蔓如何休之為公羊乎

入于曲沃上云復入則無狀已著盈先出奔義絕于晉故不言叛杜預言還與君爭不言叛夫反逆之罪獨不重于叛乎

叛杜預言還與君爭不言叛夫反逆之罪獨不重于叛乎

傳晉悼夫人喪之杞孝公是為後者悼夫人喪之自如期也

禮為鄰國闕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大傳從服有六有屬

從鄭云子為母之黨喪服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鄭云謂

若自謂母之已黨案諸侯絕旁期然其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

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尊同也尊同則雖緦麻亦當服矣此

傳言禮尚為鄰國闕樂況本其緦親又有悼夫人喪之而不徹

樂乎第舉禮為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

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杜預云子無天咎故可因案盈言若再舉

不集而死則我自不為所天所祐于子無所怨矣以激其必助已

浙江圖書館

杜解非也

七輿大夫與之服云下軍輿帥七人案杜于僖十年傳注謂七輿是侯伯之副車劉炫曰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

使宣子墨縗冒絰此亦援殽戰之例若因殽戰以為常則此固不待言何云墨縗冒絰乎服門近臣僕御從君所服此僞為悼夫人之侍御故亦如其服服

右撫劍左援帶帶綏也曲禮疏綏登車索少儀云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疏云僕即御者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劒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劒則妨于君故右帶也此左援帶者即少儀之負良綏也

隸也著于丹書唐律疏議雜戶者前代犯罪沒官散配諸司驅使亦附州縣戶貫賦役不同白丁官戶亦是配隸沒官惟屬諸司州縣無貫六典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沒隸簿錄俘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男子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命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一免為番戶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也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令不該並免為番戶七十則免為良人凡配官曹長輸其作番戶雜戶則分為番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已上當番請納資者亦聽之其官奴婢長役無番也每歲仲冬之月條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焉每歲十月所司自黃口已上並印臂送都官閱貌案漢刑法志其謀反大逆者夷三族非死罪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一歲

免為庶人隸臣妾（此罪輕于城旦舂者）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然漢制無常戶與魏晉以下異也

攝車從之攝讀若攝弓而馳之攝范鞅既步戰以退欒氏之攻復乘車以追逐欒氏也攝車猶超乘

胠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二卒曰闓注云皆陳名胠闓聲相近

北面重席至及旅而召公鉏鄉射禮主人獻衆賓後大夫若有遵者席于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不去加席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又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此以賓無加席故燕禮卿辭重席明非君在前則得重席臧紇以

重席待悼子明其為卿之適從鄉禮也新尊絜酒如士冠禮再
醮攝有司徹司宮攝酒更新示敬也燕禮卿大夫皆脫屨就席
主人乃獻士于西階上所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也鄉飲
酒禮云既旅則士不入明士入當旅酬節也旅而召公鉏以士
禮待之明其不得嗣爵
使與之齒與旅者子姓兄弟為齒也案特牲饋食禮設堂下尊
之後兄弟之子舉觶為旅酬此旅而召公鉏正當其節悼子設
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堂上無位公鉏胡能與悼子為齒乎
杜預目未見古經故以意妄說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呂覽名類篇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
禍福人或召之也

孟氏之御騶說文騶廐御也月令命僕人及七騶咸駕注七騶
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稅同者也後漢書張讓傳注騶養馬人
奉羯立于户側于户側南面而立尚書顧命所謂延入翼室也
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扶適子南面而立案士喪禮未小斂
主人坐于牀東西面衆主人在其後小斂訖主人復阼階下西
面位衆主人在其南推有弔賓則鄉南面對之即是季孫至之
類此時尸尚在室故羯在户側待季孫也檀弓大夫之喪庶子
不受弔曾子問喪無二孤羯為喪主拜賓則孺子秩不預其列
故季孫云秩焉在也
美疢不如惡石疢高誘呂覽注引作疹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
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鍼石二砭石三鑱石其實一也梁書王僧

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鄱元起欲工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案素問病能論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岐伯曰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同病異治也王砅注石砭石也又腹中論注石謂以石鍼開破之又宣明五氣論注衛氣留滿以鍼瀉之結聚膿血石而破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鐵鍼代之然素問亦自有鑱鍼蓋大者為石針小者為鑱針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脉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于後世然則九鍼

浙江圖書館

及小鍼解專論鑱針所用全元起云黄帝造九鍼以代鑱石是也良以砭鍼猛利或氣體虛弱者所不能堪故云惡石奇病論所謂身羸瘦者無用鑱石病能論所云氣盛血聚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者也秦策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彈人廱種也此則用石針也王僧孺尚知一而不知二杜預解混為藥類疏遂引鐘乳礬石之類以證之寡學之徒貽笑千載

臧孫使正夫助之鄉遂之正卒也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為正案臧孫為司寇或犯罪者復作司寇若周禮司隸司圜所掌是也杜預以正夫為隊正而疏云臧氏始掌兼之真妄談也

且致大蔡焉高誘淮南注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為大

浙江圖書館

蔡

外史掌惡臣掌惡臣若史籍所記慶父東門遂之事亦兼司盟之事也周禮司盟職盟萬氏之犯命者鄭注即引臧孫紇事作不順而施不恕廢長立少為不順開釁于公鉏為不恕王肅家語注云念此在此常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

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

吳沈欽韓文起學

廿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今歷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傳范宣子逆之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象有齒以焚其身御覽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晚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往易之覺則不藏沈懷遠南越志曰象不爾窮其主乃得已也服讀焚為績先師所傳有齒焚身職是故爾

已皆乘乘車杜預云乘車安車案曲禮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疏云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復乘一馬小車坐乘

浙江圖書館

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安乘也漢書田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晉書輿服志三公九卿以下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然自漢晉以來始有安車猶以優老為義古人則男子無安車皆立乘也惟婦人得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則男子立乘矣巾車職註云婦人皆坐乘是也此張輔二子受命致師既非蒲輪之典又殊輜軿之義何乃謬以高車目為輲輪乎然廣車是長轂衝陣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踞轉而鼓琴傳遜曰轉當為軫惠云文選註引許慎淮南註曰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軫謂之枕郭璞曰車後橫木

浙江圖書館

不在程鄭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言君子居安思危有知臨之
道程鄭小人也不足以及此直是器小祿薄故有陰陽之患
廿五年傳風隕妻惠云兌為少女故曰妻大過本末弱故風隕妻」
所恃傷也惠氏周易述云三承四二變體艮為石故困于石下
乘二剛二體坎為蒺蔾非所據而據故據于蒺蔾初至四有未
濟象故往不濟
無所歸也虞翻曰巽為入二動艮為宮兌為妻謂上无應也三
在陰下離象毀德隱在坤中死其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
驟如崔氏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相
謔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棠姜總不為崔子之妻何患於無冠賜

浙江圖書館

人今在崔子之宮適可貴崔子之冠
陪臣干掫詩傳干扞也說文掫夜戒守有所擊也案漢書李廣
傳擊刁斗自衛李衛公兵法每夜巡探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
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皆干掫之謂也
而焉得亡之晏子語分兩節上言君非以社稷自取其死任社
稷臣者不當從死也此言崔氏自積凶惡戕君晏子又無用以
崔氏而死亡杜預言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晏
子反成怨望忠義之道喪矣
將庸何歸言此豈平常時云何遂歸
以帷縳其妻而載之婦人乘車本有帷裳氓詩淇水湯湯漸車
帷裳所謂輜軿之蔽今此倉卒逃難非復常度直以帷縛藏妻

浙江圖書館

而寘車中說文縛白鮮色借為卷義

崔氏側莊公於北郭士冠禮註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吳語側席而坐韋昭註同特牲饋食禮註側殺殺一牲也昏禮註側尊亦言無元酒此莊公之殯則謂有棺無槨也杜預全不知訓故

不蹕大司寇職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職大喪亦如之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謂納壙中者也服云下車遣車也以路車等皆不納壙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惟遣車實壙故服以遣車當之既夕禮陳明器用器有弓矢之等役器有甲冑干笮是本有兵甲也

自六正五吏三十師董遇云一正有五吏為三十師之長案五吏每鄉之下五大夫也三十師者與師屬於軍將者也杜預謂

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案唐時雖有武冠猶不分文武之職酷吏傳所云文吏者習文法之事若功曹五官掾史等武吏者劾捕之事若督盜賊游擊等何武傳問文吏必於儒者論衡程材篇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彼之文吏正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謂文職也自三國鼎峙其為軍主督將老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擬漢制且不當況周世乎

晉侯許之趙汸曰傳見晉失盟主之義杜預云齊有喪師自宜退曾不思齊之喪由誰致之有弑君之賊而猶援有喪退師之例不通莫甚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淮南兵略隧路亟行輜治賦文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註隧道也司馬法仁本篇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毀土功無伐林木當陳隧者謂下營之處

入罪人之地無毀土功無伐林木當陳隧者謂下營之處
親御諸門御與禦圉並通廣雅釋詁禦止也管子書禁禦之字
皆作圉
陳侯免擁社免則肉袒也擁社主示將戮于社
拜陳之功言鄭假晉命得成功故拜謝
表滈鹵廣雅釋詁滈漬也詩箋渥滈漬也言斥鹵之地多沾漬
故賈逵轉訓滈鹹也
數彊潦管子地員篇赤壚歷彊肥註歷疏也彊堅也又云五志之
狀廪焉如壏註壏猶彊彊草人職彊檃用蕡鄭云彊檃彊堅者與
管子義同此彊潦謂土性剛硬受水則潦今直隸山東處猶然
字當從彊加土者誤通典屯田制云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

浙江圖書館

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是也杜預作彊界解非
也齊民要術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
可拔氾勝之書椓橛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没橛陳根可拔急菑彊土黑壚之
田
規偃豬周禮宮人職為其井匽鄭云匽豬謂霤下之地受畜水
而流之者案孔傳水所渟曰豬此亦謂豬水之處作隱以受之
偃隱偃字皆通用後漢書董卓傳偽立隱以為捕魚注云續漢
書隱字作堰其字義同但異體耳
井衍沃賈逵曰下平曰衍衍有溉曰沃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
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
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滈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彊

浙江圖書館

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為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畝百為夫九夫為井案賈氏此條約九等之大數非真受田有此制也孔疏祇以杜預不用遂執周禮授田不過三而當一不得有九當一此其蔽也案管子地員云九州之土為九十物凡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若管子之言其別土分類更廣矣豈儒少見多怪又以為何如也

隱於短墻短墻睥睨也或是羊馬城

廿六年 衛侯衎復歸於衛杜預謂名與不名無義例非也如此則春秋之義又安賴蓋其出也淹恤在外十餘年而不蒙憐愍其

入也㕦人以利使橫屍而已享其位始終不足取則亦名之而已矣張洽曰名衎與衞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義

頷之而已說文引傳作頷此俗師所改一切經音義廣雅頷搖也謂搖其頭也今江南謂頷納搖頭為頷縿亦謂笑人為頷酌列子湯問篇巧夫頷其頤則歌合律釋文頷猶搖頭也素問至真要大論註頷頰車前牙之下也此非此義

錫爵按說文頷低頭也从頁金聲五感切頷面黃也从頁含聲胡感切二字音同而義各切別

鄭先宋不失所也按趙武以逼公而不書名其下則不嫌於逼公而向戌以不及期自不書名鄭既不嫌於逼公又不失所故經獨書鄭良霄劉歆云此傳皆不足信然左氏解經本文未嘗廣列事類莫曉其不信之由劉歆未見孔子作經如經此條亦不足信也且歆所識之字所讀之書皆是受人欺紿不必專

浙江圖書館

讐左氏也
賦䜌之柔矣見周書太子晉解
美而狠莊子漁父釋文云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水經注
沔水篇有很子惠云惡而婉内惡而外婉也美而狠内美而外
很也
夫不惡女乎夫讀如曲禮若夫之夫釋文音扶非
聒而與之語莊子天下篇强聒而不舍楚詞疾世注多聲亂耳
為聒字林聒喧語也
步馬者廣韻步馬習馬孫愐按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字不
從馬按周禮廋人職教駣攻駒注教駣始乘習之也今俗謂之
溜馬亦曰壓馬

班荆周語注班分也言披分荆棘即坐晏子諫篇塞草而坐之
杜預注云朋友世親按潛夫論交際篇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
疏朋友世親
杞梓陸機疏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
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趙
岐孟子注杞柳柜柳也
飫賜此飫字當為𠣾陳長發稽古編曰𠣾飽也乙席切左傳飫
賜杜解飫為饜唐韻亦云飫飽也後儒相承竟以飫代𠣾而飫
則亡其義𠣾則并亡其字矣 欽韓按集韻九御飫依據切說文
燕食也又𠣾說文飽也民祭祝曰厭𠣾唐韻雖失之集韻仍自
分明陳氏未考也

欒范易行以誘之賈鄭皆讀易為變易之易賈以行為道欒為將范為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為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按鄭說是也以中軍羸兵誘之而萃精卒於上下軍故傳曰中行二郤必克二穆也以比叔向陸粲曰令其祿秩比叔向上大夫蓋以上大夫處伍舉

王使請事聘禮及境君使士請事注請猶問也問所以來之故也蓋主國雖知其為聘來猶不敢必賓事之有無或有他故來也故聘享成禮後經又云若有言則束帛如享禮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是也擯者猶必復請故經云賓者出請事賓告事畢然則主國之請事有二

浙江圖書館

一是士請事於境一是擯請事於廟門之次也此傳王使請事

則已行聘訖擯者請事於次也

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乙亥朔交分

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二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

初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傳叔孫與慶封食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服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

為稅服稅服服之輕者然所謂追服不知施於何人杜以稅為

繐或是也喪服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檀弓請繐衰而環絰

則繐衰服之至輕者同於弔服故鄭注云繐衰小功之縷而四

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又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

浙江圖書館

有鄭繐然杜預言喪子鮮者非也子鮮現存安可預服當是感
子鮮之去痛寧子之亡為緦衰之弔服於情未慊故特用繐衰
非常之服以報橫死之枉以志畢生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也
惟卿備百邑坊記疏熊安生曰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二
里與百乘別論語皇侃義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為三
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
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
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
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
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
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為井井有

浙江圖書館

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三有餘也按此傳秖論邑不論乘杜預以一乘為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從祖果堂先生周官祿田考云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如公之國也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國其祿則亦皆如公之國也衛免餘云惟卿備百邑鄭志以為邑方二里是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也（若計其地則三分去一田止六十四邑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加田者俱卿所食也加田者見司勳謂田加于賞地也四十里者極于五十里二十里者極于二十五里皆八分采地之邊數以其一為旁加之數也）易訟卦邑三百戶鄭注云小國之下大夫

浙江圖書館

釆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見坊記疏小當作大成去三之一即甸也

以藩為軍韋昭注藩籬落也不設壘壁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漢書鼂錯傳注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若今時竹虎落也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此與上當作一意讀之言不信者必不捷彼食言者不自以為病然終於不捷豈能為患杜解不了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顧炎武曰守字句絕按因宋地以守上曰左還入于宋者也病則又人能致死於楚上云單斃其死者也斃當作弊周禮獸人弊田注弊仆也仆而田止又大司馬注弊止也是仆與止其義互足也

言違命也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云叔孫欲尊魯國

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按宋衞於魯素
為敵偶宋衞不聞請降于小國而魯欲自比于邾滕此必不能
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見誚强鄰故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體
此其奉使有功無罪然非獨穆子也其事他人固有行之者矣
仲孫湫請王子帶于周事畢不言枚如子躬致犨櫟於鄭事畢
弗致其君不以為違故大夫出疆有專對之義不必盡依使指
然春秋猶去其族者嚴君臣之敬懲夫不肖者假此以自專故
為之防也杜預穿鑿小見既以為季氏之命定魯君從來不得
發一言又謂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宜順者順季氏
顯命者顯强臣耳豹所以貶者實以公命而違之故也
晉有信也趙汸補注曰周制以班爵為序歃血則先同姓說見

定四年是盟與會次序本異今屆建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之盟諸侯雖曰兩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楚楚雖駕晉先歃魯史豈遽以楚先晉乎杜云孔子進正之非傳意也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小國執牛耳今推楚主之比楚小國故云楚為晉細後漢末陳留太守張邈等起義兵討董卓臧洪以郡功曹登壇操血而盟刺史劉岱等雍容受辭亦其事也

請免死之邑句戍於弭兵之功于君以為若此可以免於死矣若後世封功臣有鐵券身免三死子孫免一死也呂祖謙曰左氏附于前書弭兵為名既有以誅其心于後記其請邑之事又有

以指其寔眞良史也

削而投之已書於策削而去之也後漢書方術傳風吹削哺注云哺當作柿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書證篇此是削札牘之柿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按考工記築氏為削注削今之書刀也以改簡札所用故曰書刀魏志韓馥以書刀自殺故也

生成及殭而寡墨子辭過篇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詩疏引爾雅無夫無婦並謂之寡按小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

崔宗邑也唐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邑食采於崔遂為崔氏則崔宗邑久矣

國叔邑食采於崔遂爲崔氏則崔宗邑久矣

廿八年春無氷杜預云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按晉書禮志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按此議禮之家所據則古左氏義無一年置兩閏之說也緣魯知失閏之故故於廿七年置一閏廿八年置一閏閏月之事附正于前月春秋之例也杜預長歷臆造不足信顧棟高但見彼歷廿九年有閏八月遂信此年十二月無乙未日甚矣其愚也

傳蛇乘龍魏書張淵觀象賦注歲星次天津於元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元枵龜蛇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龍龍位壽

浙江圖書館

星宋鄭之分

迋勞於東門之外按迋即往之古文說文彳部徃之也又迋古文從辵則往作迋古今字猶征之為延耳說文又於辵部出廷字云往也則與彳部之廷重複其引春秋傳曰子無我迋又誤以誑為迋言部誑欺也集韻隸省或作誆迋然則迋勞之迋與欺迋之迋不可辨矣誑之為迋實緣說文之誤引也左氏傳是古文故往猶作廷

以逞其願文選西京賦薛綜注逞極也字林盡也說文楚謂疾行為逞

而棄其本惠云本指初文復卦以初文為本

周楚惡之觀象賦注虛宿對午午為張翼周楚之分也

舍不為壇司儀職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注云合諸侯謂有
事而會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覲禮云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
方明于其上諸侯朝天子有壇其諸侯自相朝以此傳證之本
亦有壇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
後以尚書顧命證之則天子諸侯出入皆有兵衞其居則為武
帳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漢令侍郎執戟東方朔傳朔辟戟而
前揚雄傳位不過執戟唐左右千牛衛佩大橫刀在御座側謝綽宋拾遺者千牛
刀即人主防身之刀也明錦衣衛佩繡春刀皆其職也然慶舍之所為則
上僭諸侯與楚圍二執戈者在前等也
公膳日雙雞齊召南曰卿大夫在朝之公膳猶六朝客食唐代

尉案者當是錄之誤

堂餐也昭四年傳疏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人引此傳以證之是也按唐諸司有餐錢則就其治事之處為食料會要武德元年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至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文元和九年戶部奏諸司食吏本錢秘書省等三十二司牒應管食利本錢五萬三千九百五十二貫九百五十五文如秘書省則三千三百八十四貫餘其他豐給不等多者五六千貫少者右司禦師府僅一百貫文宰相會食於中書省謂之堂餐其常日朝參又有賜食謂之廊餐五代會要唐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六典光祿注左右廂南衙文武執事五品以上老員外郎供饌百盤餘供中書門下供奉官及監察御史每日常供具三羊六參之日加一羊冬月則加造湯餅及黍臛夏月加冷淘粉粥寒食加餳粥五月七日三月三日加煎餅正月十五日晦日加餻粥五月五日加粽饐七月七日加飦餅九月九日加餻十月一日加黍臛並於常食之外而加焉

慶舍之士喪服卿大夫家臣有室老有士注室老家相也士邑

宰也
慶雋為上獻特牲禮所謂賓喪也主人酳尸為初獻主婦並獻
賓三獻以後經文謂賓為三獻注云謂賓三獻者以事命之有
司徹上賓洗爵以升注上賓賓長也上獻即上賓矣賓在屬吏
中選以為賓故宿賓注云賓在有司中禮運疏崔氏靈恩云侯
伯子男于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
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
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為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
用清酒加爵加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具行之法朝踐君制祭
則夫人薦盎饋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
以酳尸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然

則天子諸侯雖有祼鬯朝踐饋食之獻於前而酳尸三爵即是特牲少牢之節諸臣為賓皆次當三獻也此時慶氏專政故公為初獻慶舍代夫人為亞獻自然選其族屬為三獻也

慶氏之馬善驚河渠書岍善崩詩載馳女子善懷箋善猶多也

荀子解蔽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楊倞注善猶喜也

慶封氾祭氾祭太祝之周祭曲禮之徧祭也賓就席當先祭酺醢絕肺而後酳之序徧祭之慶封不知禮故氾祭菹醢殽胾之類若謂遠散所祭則是拋擲戲弄慶封狂愚必不至是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若獲罪而亡於外雖一邑非吾能主也猶史記鄧通之竟不得名一錢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棺即崔杼之棺蓋剖其棺而暴屍杜預謂

浙江圖書館

莊公之棺夫莊公但遷殯而已豈當復出其棺乎

榮成伯韋昭注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名欒

廿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賈服以為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按傳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餘祭之嗣在襄二十五年不應至此始云通嗣君則謂夷末者是疏以季札在喪何得觀樂為難公違傳文又曲狥杜預說詳後

傳釋不朝正于廟也劉敞曲說謂書公在楚以存公也公之在楚殆乎不得反矣國非其國也齊召南附和之云書襄公在楚即昭公在乾侯之漸也順竊傳事以移簡端逆探其意以誣聖經指鹿為馬此趙高之害也張照曰左氏但以闕朝正之禮言之錄實也時謂闕朝正之禮則記之非左氏云然也若劉敞之

論則由後而知前由今而論古也左氏傳止記當日事不得闌入已語如劉敞云云也按此為善讀左傳者

桃茢先祓殯鄭檀弓注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淮南註言羿死于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按續禮儀志仲夏以桃印宋志作桃卯云本漢所以輔卯金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施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然此桃茢即桃梗與葦茭也桃為棓所謂桃殳是也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帶著桃殳續輿服志佩雙印刻文有云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即謂桃殳也檀弓注又云君聞大夫之喪未襲以巫祝桃茢已襲則止

巫去桃茢疏云知襲後無桃茢者按喪大記大斂惟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襄公二十八年傳使公親襚謂加衣于殯公以楚人無禮於己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璽書追而予之韋昭曰此下璽書之詞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按司市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蓋覆書如覆斗而印其上今夾板文書也韓非子外儲左下西門豹為鄴令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是大夫之印亦稱璽也

祇見疏也惠云疏當作詤高誘曰見詤讀若誣妄之誣是也按呂覽知接篇無由接而言見詤詤字字書俱不載當為詤說文詤夢言也龍龕手鑑詤[言樂]狂言也

致其邑於季氏此季氏家臣所食之邑傳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則季氏之臣得邑當大於施氏宰矣果堂先生祿田考云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論語稱公叔文子之臣為大夫檀弓稱陳子車之宰為家大夫明侯國之卿其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即其宰也[潘景祖云陽貨為季氏宰而援大夫之禮自處亦以此]其宰之各分加田而食也[晉語曰官宰食加乃統言凡益邑者家臣之所食則采地亦有加也都邑而未加田也則宰何食曰分禀與之而已]其王之公之卿食甸則上公之孤之卿亦食甸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邱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邱矣王之大夫之上士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子男卿之上士亦食邑矣　欽韓按家宰所食之邑處其位則以為祿謝其事則還其邑止於身而不傳世此公冶之所以致邑于季氏也杜

預不曉家臣食邑之制故此注不了晉國不恤周宗之闕周宗言周室也詩正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不得謂周宗為諸姬也此譏晉之不弔周喪而為杞築城既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于諸姬故復言其棄諸姬未可知也杜解謬

展莊叔執幣聘禮注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則執幣是宰夫之事以宰夫為主人故宰夫受幣其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也

射者三耦此因饗而射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注云君與賓為耦大射禮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

曰予與某子射三耦卒射司射請射于公公許命賓御於公御由
也侍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司射於大夫
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卒遂比衆耦詳禮文則三耦射最在先
其次公與賓其次卿大夫繼射然此傳三耦不足者若是卿大
夫則須繼賓而射或有不能射之倫又有執事之大夫與士若
司馬司射宰夫員獲釋算之等三耦最先射又須閑於弓矢魯
已三分公室為三軍故官屬皆在三家而公臣不足不足只是
三耦非以後全無衆耦繼射之人也其王與諸侯射則六耦大
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其燕射之禮自天子
子至士皆一獸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王與諸侯賓射則張五
采之侯也

不尚取之服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劉炫曰夫人慍
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云不尚此事所譏太淺非是慍之意昭
八年穿封戌曰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則其意乃悖於
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說未必非也按盤庚云乃祖乃父乃斷
棄汝不救乃死古人敬事鬼神皆以鬼神懼之服說是

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
臣乎按夫人於先君有同穴之義

請觀於周樂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按樂官肆業而季
札觀之非以樂賓適應遞奏季札故循弦辯風以通廣博易良
之教何嫌於喪不廢樂也若是餘祭所使則在聘國聞喪當却
食饗推受易稍魯吳接壤聲息非遙季札豈得不知而復有閒

情觀樂也自是新君所使將命已畢既受饗餼則請遊觀觀樂之事正是此時執禮正文破杜曲說誰曰不然

是其先亡乎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險而易行惠云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險中又云儉德辟難 欽韓按虞翻云儉或作險皆讀為險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險也杜預讀為儉直是不識字

其周德之衰乎服云此嘆變小雅也其意言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按變小雅譏尹氏皇父者實有此旨而杜預謂殷王餘俗則鹿鳴天保之詩無從推測服說是也

處而不底底滯也淮南原道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後漢書馬融

浙江圖書館

傳注底伏猶滯伏也
象箾南籥者服云象文王之樂墨子三辨篇武王勝殷殺紂環
天下自立以為王作樂命曰象呂氏春秋古樂篇周公為三象
則又成王之樂按禮記下管象注云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序
謂維清象舞箋云武王制焉疏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
之樂象武王之事俱是為象然雖文王之樂亦是武王時也箾
說文從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下韶箾既為簫則此亦簫也舉
箾以統象樂舉籥以該萬舞韓邦奇志樂云簫堂上堂下皆設
衆樂之祖也故別言之今太常之所爲謂單簫即古之籥也惠云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故曰南籥康成謂雅與南皆舞名以此
韶頀者墨子三篇湯自作樂命曰頀又循九韶

浙江圖書館

大夏者呂覽古樂篇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韶箾者志樂云樂器惟韶箾乃十二律之本形舜所製者長短並列有如鳳翼故曰鳳簫每一管具七聲十二管則八十四聲六十調已備十二清聲揞十二中聲之內十二人各執一管以長短為序並立各奏一均如黃鐘至蕤賓并歸宮八聲一均自備于黃鐘之管餘律皆然書稱下管鼗鼓詩稱嘒嘒管聲古今言樂皆稱登歌下管夫竹音莫重於簫乃獨言管而不及簫者則管蓋竹音之總稱後儒乃別立管十二或未深考也周禮吹籥簫篪篴管管字總承上四者言也

辨而不德服云辯若鬭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

戮也按辯與變通以臣逐君非正也既為變亂而又不德則其戮必重易坤卦由辯之不早辯音義荀作變禮運注變當為辯是辯變互易也

奪伯有魄大戴禮少閒篇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

會于澶淵宋災故經書此者以諸侯無有恤宋之災故直言其事

三十年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趙汸補注劉侍制云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熊朋來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曰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止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

浙江圖書館

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月二月（戊午正月大該三十日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魯文公以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為夏正月若以周正月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則以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

譆譆說文引作誒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張照曰其時之君子譏其女而不婦左氏記其語俾後世知其時之人視節義輕而妄譏論如此也按此雖當時之言要自有理以六十餘年之母守一介之節忍以不訾之身委為灰燼傷孝子仁人之心非聖賢之所許也

頌蔚案周禮廛人注作啫藏

自朝布路而罷緣路散歸或有未入公門者
誰知所敝大司馬職獘止也
取我衣冠而褚之陸粲曰褚衣之蠹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
懷大按呂覽樂成作我有衣冠而子産貯之周禮廛人注諸藏
釋文云本作貯或作褚一切經音義引傳亦作貯
三十一年諄諄焉如八九十者曰詩抑釋文引埤蒼諄告曉之熟莊子
肫箋注啍啍以己誨人也集韻諄或作啍按今老人口語重頓
煩絮正如此
裦袵如故裦方言褸謂之袵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按喪服記
裦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袵二尺有五寸注廣裦當心也前
有裦後有負版左右有辟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

際也疏云據上下濶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人有粗細不長謂腰圍粗細若無要則衣與裳之交際露見表衣有要則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兩廂下際也楊復儀禮圖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從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于腰以掩裳上際而後綴兩衽於其旁也注又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按鄭玉藻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疏皇氏云凡衽非一之辭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是衰與深衣裳際通有衽而形製各殊也燕尾者以一幅布自角斜裁則一頭廣一頭

狹若深衣齊用狹者向上以廣者施下若裒衽齊以廣者向上狹者垂下其形如燕尾然

高其閈閎廣雅閈里也說文汝南平輿里門曰閈如今之巷門釋宮衖門謂之閎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閣按釋文作閣皆本郭引此傳云閣長杙即門橜也說文所以止扉謂之閣按釋文作閣云本或作閣郭晉涵云此申釋上文大者謂之栱長者謂之閣義陸本誤作謂之閣諸本俱沿其誤按杜解閣為門則本為閣與郭氏所見本自殊」

繕完葺墻李涪刊誤云當作繕字葺墻

未知見時有客頌疏引豐卦初九遇其妃主雖旬无咎鄭注云初脩禮上朝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旬日者朝聘之禮止于此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

句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鄭國其留以十日為限史記范睢傳秦昭王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君幸過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此猶是古語按有客詩致其殷勤欲留之者止云信宿聘禮賓不欲奄卒主人不敢稽賓古法如此今大國之於小國虐之若此亦可傷已

甸設庭燎大射禮甸人執燭於庭

巾車脂轄吳子治兵篇車膏鐧有餘則車輕玉篇鐧車軸鐵詩釋文舝車軸頭鐵也轄與鐧二名而一物今俗猶云膏車

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趙匡陸淳並云之字誤為以字然不敢輒改唐人猶有闕疑之善勝于宋人也

言罪之在也杜預云罪在鉏也按臣子弒其君父而專罪死者何以垂戒傳言罪之在者以衆人共為惡故不言展輿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王肅曰又不如存之以為藥石也按新序
無此不如二字於文理亦便
夫亦愈知治矣說苑政理篇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益明
不使人學製焉齊策王斗云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
趙策魏牟云王能重王之國若尺帛必待工人以為冠則王之
國大治矣
紂囚文王七年紀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
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九

吳沈欽韓文起學

昭公元年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者內無從行外無强援如匹夫奔亡也賤之非罪之

傳豐氏之祧豐氏但得有禰廟襄公冠於成公之廟而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然祧是廟之通稱不必為遠祖廟也

設服離衛服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按服以在國時事解所會之處固未當杜預以離為陳亦非也易象離麗也曲禮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公羊桓二年傳注二國會曰離亦以離為兩離衛正指下文二執戈者故曰離衛喪大記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於後是人君之儀

浙江圖書館

也
蒲宮在前不亦可乎服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按子家所言乃其在國時事杜預乃云緝蒲為殿屋野人之詞

梁其踁惠云廣韻梁其踁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

子皮戒趙孟禮終按此聘禮大夫饗賓之事又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親戒鄭云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召之杜預謂受所戒禮畢者謂上上介出請入告拜辱禮辭許之事

籩豆于幕下幕下東房也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之豆二十饗禮已亡五獻之籩豆則不可考據有司徹主人初獻尸主婦薦韭菹醓又薦昌菹醓又進麷蕡白黑之

籩則四豆四籩也主婦獻尸又設糗與服脩連上為六籩也主人酬尸後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疏云醢衍字）連上為八籩十豆也彼所載豆籩不具者以儐尸三獻又無牛也內則說膳之事云膷臐膮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疏云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其籩則僅籩人所載之數矣

禮終乃宴脫屨就席坐則曰燕凡饗食皆有燕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坐于賓鄭云請坐者將以賓燕也

弁冕端委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按弁冕衮服端委朝服也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之

浙江圖書館

朝服亦得通稱元端玉藻疏云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前玄後黃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為朝服也

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趙策色老而衰智老而多射義旄期稱道不亂以老人閱歷多知又將不免昏亂也

女自房觀之昏禮女立于房中南面

及衛張有復古篇衛通道也从行童聲别作衝非一曰衝簷霤閒也廣雅甎甓也按衛即甎也

弗去懼選按吕覽少選之語屢見高誘注少選少閒也又須臾也任數篇云選閒食熟高誘曰選閒須臾也又處方篇選閒猶

選頌也然此擢選者言可擢在目前耳杜預言選數亦一義云
數其罪而加戮則非也釋詁算也數選與算通用盤庚云世選
爾勞釋文選即算也後漢書注引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論
語斗筲之徒何足算也車千秋傳贊引為何足選也其母言鍼
弗去數常及矣猶云貫滿也

十里舍車服云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卒皆
日行一百六十里按百乘之車布于千里每車止行十里一往
一反為二十里今終事八反知百六十里每車所行之數也史元
董傳霄百里一日運糧之法亦如此孔疏自不
會意云一百六十里計一萬六千里何其愚也
趙孟曰天乎據疏文有君或早夭語則此天字似當作夭錢大
昕云與上亡乎相對諸本傳訛已久

崇卒也釋詁崇充也儀禮主人拜崇酒樂記復綴以崇皆訓充
此言以卒充行伍杜訓為聚非
以什共車六韜均兵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
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今此至
阨之地則十人當一車之用也尋常之法每乘有七十二人步
卒若以邱甲之法又滿百人未必以一乘之卒為列故此云以
什者別為行伍也
困諸阨又克按舒言乘于阨而搏之又取勝之道趙奢曰道遠
險狹猶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杜預復說用車之事非也
為五陳以相離離麗也疏謂布置使相還者非李筌太白陰經
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五人火長五九

浙江圖書館

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間容卒相去二步隊間容隊相去一十八步前後十隊其前後相去亦如之黃帝曰車間容車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是也

偏為前拒前為偃月陳

遷實沈于大夏服虔云大夏在汾澮之間日知錄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北距晉陽七百餘里遠不相及史記屢言鑿龍門通大夏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地當以服氏之說為信

而封大叔焉紀年成王十年命唐叔虞為侯

湫底以露其體服云湫著也底止也按湫讀若揫釋詁揫斂也方言露敗也戴震方言疏證杜預云露羸也易言羸其瓶注羸敗也義相同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劉炫曰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
及近親同姓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若使又為夫妻則相愛
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生疾按同姓為匹
耦而以生殖則盡擅其美必致生疾所謂一姓不再興也
則卜之卜而得吉明非同姓矣
寔有四姬焉衛侯衎納女是其一也
煩手淫聲慆淫心耳管子五輔篇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
所好諂心慆字古只作謟韋昭周語注慆慢也劉炫云五聲一
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五
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
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惠云

浙江圖書館

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行也按蔡元定律呂新書六十調篇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五降之後不容彈者以二變聲之不可為調也蓋正聲既中而不知止則轉為子聲子聲多于正聲是為淫聲

陰淫寒疾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勝則陽病陰勝則寒寒傷形形傷腫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

陽淫熱疾陰陽應象論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熱傷氣氣傷痛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為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寃腹滿死能冬不能夏

浙江圖書館

風淫末疾賈云末疾痟首疾也謂風眩也惠云易卦初為本上為末周書武順解元首曰末陰陽應象論風勝則動

雨淫腹疾陰陽應象論濕勝則濡泄六元正紀大論甚則水閉胕腫

女陽物而晦時離為火又巽離兌三卦皆二陽一陰素問生氣通天論陽强不能密陰氣乃絶

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周官食飲藥物之事嬪御奄豎之人皆掌于冢宰君以不節致疾則宰輔之咎

皿蟲為蠱凡造蠱者皆實蟲于器中故皿蟲相須隋書地理志揚州論豫章以南數[illegible]郡往往畜蠱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

浙江圖書館

蛇則曰蛇蠱虱則曰虱蠱行以殺人
穀之飛亦為蠱論衡商蟲篇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饐熱生
蠱任昉述異記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為蠱蟲害民
十一月己酉顧棟高云長歷是年閏十二月今移閏于十月則
己酉乃十一月之五日十一月己巳朔
將會孟子餘趙世家云夙生共共生孟孟生衰惠云按文當云
夙生共孟共孟生衰孟子餘者謂共孟及衰也服以孟為趙盾
子餘為衰
甲辰朔烝于溫按上云十二月者夏正之十月也此甲辰朔夏
正之十一月王制疏引服虔曰烝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顧
棟高曰服以甲辰朔為夏正十一月此最有理傳曰閉蟄而烝

浙江圖書館

杜注謂建亥之月蓋晉烝以孟冬而趙孟以仲冬烝于家廟禮也（按顧氏猶未 王制疏服義）見晉之十一月于周為正月傳以烝本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明是兩月事後人循其讀而自知之如杜孔之說直云十二月甲辰朔趙孟烝于溫可矣何必先言晉既烝乎且甲辰之前于晉為秋九月不得行烝祭歷考傳文如晉侯殺世子申生里克弒其君卓子及丕鄭胥童之殺經皆在春傳皆在前年之冬明是晉用夏正非由月誤今推朔閏十二月是甲成朔　欽韓按周雖建子至如祭祀蒐狩之禮皆用夏正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趙匡曰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天子諸侯皆然非獨晉也）如大司馬職中冬教大閱若以九月為仲冬不亦傎乎顧氏辨此為仲冬

者是云晉用夏正非也

者是云晉用夏正非也
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杜預云遂以為卿故書之按傳言子皙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是見在非卿之證子産之不討懼其宗强
欲令積惡自斃豈肯復以為卿杜預因有非卿不書之例遂不顧
傳文以誣子産也
傳宣子譽之服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
諸侯度惠云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
氏有嘉樹宣子豫焉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為證 欽
韓按呂覽孝行篇天下譽注譽樂也與豫樂義同文選王元長
曲水詩序注引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
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則此譽字本不必作豫也

浙江圖書館

謂之少齊服云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子等言齊國如此好女
甚少按長少是其行猶諸長衛姬少衛姬耳晉平公漁于色齊
女在晉宮不始少姜不以姓而係諸國名此所以寵之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鄭六卿公孫段已替伯有子晳無由得缺
故欲去游氏而代其卿位也杜預于經注已言子晳為卿不解
代其位作僞者亦心勞也
加木焉周禮掌囚職及刑殺士加明梏注卿士加明梏者謂書
其姓名及其罪于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于刑殺皆
設之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胡安國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人主不尊陪
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不成則失國而出

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按此說最允當若如杜預說則春秋之經專罪君而宥臣也左氏別起一義正開胡氏之說豎儒不之察耳惠云此與衛侯衎出奔齊一例杜注謬

傳若而人若而人猶言若干人杜預註謬

豆區釜鍾杜預云四豆為區按管子輕重丁齊西之粟釜百錢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注斗二升八合曰鏂五鏂為釜以管子文計之則云斗二升八合者是也鏂即區字杜預非

四升為豆顧云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云按此傳云四升為

豆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從四升之豆故注云豆當為斗又陶人注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三豆為斗二升明豆不得為斗矣旊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先鄭云觳讀為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按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觳受三斗故後鄭不從其說　欽韓按籩人注云籩豆其容實皆四升晏子雜篇一豆之食則此文豆不當作斗毛晃粗疎宋人之通病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晏子外篇曰田氏四量各加一焉

三老凍餒晏子雜篇景公遊于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服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按三老即鄉三老者年有爵者也漢書文帝紀詔曰三老衆民之師也舉其貴者則賤者可知

浙江圖書館

或燠休之服云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按依服解字當為煦嫗樂記注氣曰煦體曰嫗疏云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今憐護小兒張口含之持面熨之即煦嫗之謂

其相胡公大姬服云相隨也按抑之箋云相助也

道殣相望韋昭注道冢為殣說苑至公篇齊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然此殣者為餧死之人不可謂餓死為殣也

欒郤胥原狐續慶伯杜預云八姓齊召南曰欒郤等皆氏族非姓也原氏即先氏續與狐同宗而各為氏

以樂慆憂慆慢也湛見樂而慢遠憂

浙江圖書館

讒鼎之銘服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
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野故曰讒鼎按韓非說林下齊伐魯
索讒鼎魯以其贗雁往按呂覽審己篇又作岑鼎崇讒岑聲並同
廣韻鄭宋地名讒乃鄭之訛
更諸輿墱者韓非難二曰請從子家豫章之圃
敢煩里旅周禮序官旅下士注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里旅即
里有司管子小匡篇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
有鸞踊者踊狀如屐材無足者持手以行也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里室里宰所坐簡民處右塾左塾
是也周禮里宰注云耡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管子立政篇
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

浙江圖書館

呂識案綠當作錄

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何休宣十四年傳注云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統而論之不必八家一巷要自什什伍伍相為一里里端有門曰閭有室曰塾其官曰閭有司周禮閭胥曰則閭史居其塾而司其啟閉察民之出入焉墨子公輸篇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納也金石綠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隸釋酸棗令劉熊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造設門吏亦名校室中部殘碑所云校官祭酒里祭酒者也晏子之居不于大道而在里巷今徹其材以為里室反其侵地于鄣山東通志清節里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北推鄣是卜初學記卌楊泉物理論曰處宅者先定鄣焉南史呂僧珍傳百萬買宅千萬買鄰豐氏故主韓氏主于其家曾子問所云私館也

遇懿伯之忌劉氏云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入郊後方遇
忌也恐是忌日之忌按傳明言私忌周禮小史詔王之忌諱注
先王死日為忌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
注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叔弓之不入者正以入境則郊勞
授館設飧介皆有事焉不欲亂孝子思慕之心故為緩稽一日
若用介報恩而不入則懿伯之讐不得將遂廢君命而已乎叔
弓必不如是之愚也此事檀弓所載大同鄭亦誤解下文云椒
請先入受館則敬子可以不入者正為遲速不過一日間耳
糞除先人之敝廬聘禮記卿館于大夫鄭云館者必于廟不館
于敵者之為太尊也張趯是大夫故得館太叔也
王以田江南之夢鄉射禮注以猶與也詩旄邱疏以者自己于

彼之辭與者從彼于我之稱

四年傳以歲之不易言歲月不易得以其間潤也謂有難非

固陰沍寒漢書郊祀志秋涸凍固與涸同集韻涸凝也沍字从夊不从水

將墮幣焉服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廟傳選曰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欽韓按守祧職既祭則藏其墮注墮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特牲禮祝命挼祭注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士虞禮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為墮此墮幣者謂不將還廟主但以幣主命載于齊車以行及反藏諸廟兩階間有神道焉猶尸之墮祭故云墮幣杜預以墮幣為布幣此瞽說也

浙江圖書館

鄭子產作丘賦服云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
馬三年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為
貪故謗之惠云下引詩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若依杜注加賦
病民何不愆之有服說是也按渾罕言作法于貪則不全如服
說蓋鄭國之法賦者不役役者不賦載酒注云夫稅者百畝之
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鄭計田為稅不待言矣今復計
丘為賦故國人謗之

作法于凉廣雅釋詁悰禣也曹憲云音良世人作悰禣之悰水
旁京失之世人作禪禣之禣草下著溥亦失之

饗大夫以落之杜預云豭豬血釁鐘曰落按釁與落事各異雜
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

也注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
落之爾庾蔚之禮記畧解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斯干箋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然則釁
鐘之後乃設饗以落之杜預混言也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素問陽明脉解篇黄帝問曰足陽明之脉
病惡人與火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難經五十一
難云病欲得人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藏者陰也陰病欲
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
寘饋于个而退呂覽孟春注个猶隔也按內則大夫有閣曾子
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隔个並閣之轉聲
[illegible]傳成諸臧氏按成謂立要約也
奚鮮者自西門列子湯問注引此傳謂鮮少也漢書司馬遷傳

浙江圖書館

定計于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與杜預解同使亂大從樂記注從順也服云使亂大和順之道卒以餧死汪琬曰其曰行者艮為徑路文辭所謂于行有攸往是也曰歸者離為飛禽艮為止止不得行所謂于飛垂其翼是也曰讒者離火言揚所謂有言是也曰以餧死者離位居二艮為兌之反不見其口則无以食所謂三日不食是也欽韓按坤為牛為小人為惡離為坤所抑故讒人名牛而叔孫為其所餧死也

有子家羈荀子大略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注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興功用故不如晏子也

朝聘有珪享瓚璋享瓚並文則享獻之享非饗食之饗也小行人注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此所謂朝聘有珪享瓚有璋也按聘禮聘于君用圭享用璧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此臣為君使之禮也杜預言臣為君使執璋不知出何經傳疏亦知其不通而為之護短窘步顯然疏舉詩奉璋尚書太保秉璋以證杜預之執璋不知詩書之文皆酌酒之璋瓚非圭璋特達之璋也

飧有陪鼎服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按聘禮宰夫朝服設飧注云食不備禮曰飧此則始至之禮曰飧對下歸饔餼是大禮也聘禮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注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云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

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知羞鼎陪鼎是一物也此云羞鼎下饔餼言陪鼎欲知一也陪鼎三則下云膷臐膮是也內則疏云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集韻臛肉羹按陪鼎者所謂鉶也聶崇義三禮圖舊圖云鉶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為之大夫以銅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按九家易只言正鼎之制如此臣崇義按鉶是羹器即鉶鼎也故周禮亨人祭祀則供鉶羹而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鉶鼎又公食大夫禮注云鉶者菜羹和之器故疏引下記云牛以藿羊以苦豕以薇是菜和羹羹也然則據羹在鉶故曰鉶羹以器言之則曰鉶鼎據在正鼎之後設之則為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出有贈賄聘禮君使卿還玉大夫還璋于館之後云賄用束紡

注所以遺聘君又云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按上之束紡則報其聘也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其享下記云在聘為賄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即其事也此皆遺使者之君總謂之賄下賓行舍于郊公使贈如覿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衆介大夫親贈如其面幣此則主國之君大夫報使者私覿私面之禮總謂之贈是贈賄二事各別也」

震電馮怒方言馮怒也楚曰憑廣雅釋詁憑滿也洪興祖楚詞補注列子曰帝憑怒注云憑大也馮憑一也

六年傳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漢書刑法志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于鼎也

聳之以刑刑法志引作僾之以行晉灼曰僾古悚字說文引作

愯云懼也按方言聳奬欲也戴震以欲為警之誤非也秦晉之間相勸曰聳心中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則此聳之以行義亦可通杜預不當解為懼耳韋昭楚語注聳奬也

而作禹刑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

而作湯刑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按墨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君子出絲二衛梅賾偽古文取之呂氏孝行覽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湯刑尚矣此傳所云蓋指祖甲重作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按此成王時也亂政蓋指穆王作呂刑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服云政衰為叔世叔世踰于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按晏子諫篇三辟著于國此文下云制参辟則知春秋皆兼取三代之制

錐刀之末将盡爭之呂覽下賢篇子産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于道者莫之舉也韓非外儲左上子産為政國無盜賊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有加籩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西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鴽按此其常禮季武子是正卿則用上大夫豆可知聘禮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疏引此傳武子語云饗使者無加籩豆之正禮此致饗加籩豆者殷勤之義也此加豆則當加獻故前鄭饗趙

浙江圖書館

盍具五獻之籩豆此武子云不過三獻而辭加豆也以其乘馬八匹句屬上讀私面句屬下讀見鄭伯聘禮所謂賓覿也禮用束錦乘馬此八匹彌敬也聘禮賓覿後賓請有事于大夫此致聘君之問也賓不敢稽其事主不欲重其勞故就館致饔餼明日賓朝服問卿致君命皮帛記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則此傳之私面也聘禮從容問日為之今此逆勞于境故私覿之後即請私面周禮司儀雖有私面見君為名非莊義也杜預不曉禮典遂以私面為私見鄭伯周禮疏亦沿其誤

不抽屋服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按毛詩傳言顏闔抽笨續燭喪大記甸人徹廟西北厞薪襄二十八年子尾抽桷擊厞是有抽屋之事也

誓曰聘禮若過他邦至于境使次介假道誓于其境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注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史于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勑告士衆為其化禮暴掠也傳所云與禮合

七年暨齊平賈謂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按賈說何休注公羊用之宋人孫復劉敞輩皆宗之經于下有叔孫婼如齊涖盟若不承與齊平之文但言如齊足矣何用言涖盟乎劉敞云杜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

之者似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虢而燕乃行成也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章灼不疑

芋尹無宇士喪禮具實葵菹芋注齊人或名全菹為芋詩傳芋大也然此官是主君之膳羞乾豆者也庶羞是田獵所得故新序義勇篇芋尹文者荊之歐鹿彘者也

作僕區之法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按詩傳僕附也附與隱義相生也按百官公卿表僕射之義取主射應劭云僕主也主亡匿者所謂逋逃主

僕臣臺方言僮嚴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僮或

謂之罷儓即臺罷即僕以其居十等最下故以為醜稱
好以大屈御覽二八百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
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琢蓋瑑之誤所謂大圭不琢既而悔之伍舉
見魯君云云按考工記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云材良則
句少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
服之則此大屈是也

苢之二方鼎服云鼎三足者圜四足者方按釋器鼎絕大謂之
鼐圜弇上謂之鼒是圜鼎弇上其方鼎則大口也以宣和博古
圖驗之其文王鼎南宮中鼎等皆四足方鼎如服說

以取媚也大雅文王箋媚愛也

以為淫厲淮南俶真訓傷死者其鬼嬈時既者其神漠注嬈煩

嬈善行病害人

鶂鴒陸機疏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欽韓按鶺鴒生江淮洲渚間取以作脯甚美

高圉亞圉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侯祖紺

亦莫余敢侮莊子列御寇作孰敢不軌郭象云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與杜預注同非也言無有余所敢侮之人此自銘不當言人之無侮于己也

非長之謂乎惠云初九震二為元子故云非長之謂乎孟非人人也猶言否之匪人比之匪人言孟跛當陰爻履六三跛能履

陰文也

各以所利惠云此初云利居貞利建侯交詞本云入則居正出則建侯今以居貞屬盂建侯屬元故云各以為利

八年葬陳哀公穀梁疏云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人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孫復曰葬陳哀公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按二家之說勝於杜預魯往會故書之說

游服而逆之游服燕游之服玄端深衣之類杜預謂游戲之服不解其所謂也魏志楊阜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春秋時豈有此製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顧棟高表云九年四月陳災傳火出而火陳杜以為八年不應閏而誤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今考上下

浙江圖書館

傳文八年實無閏壬午實十一月十九日定爲傳是而經誤
私于幄加經于顙而逃私于幄者幄中盡哭踊之禮哭踊則袒
免既畢哀乃加冠經
由將復興由惠云由讀爲若顛木之有由蘖之由按說文有𢎘
部𢎘木生條也商書若顛木之有𢎘枿古文言由枿徐鍇曰說
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蓋古文省𢎘而後人因省之通用
爲因由等字王鳴盛後案曰𢎘是木生條故經傳由字皆訓爲
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春秋傳曰
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
自幕至于瞽瞍孔晁魯語注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
每于歲之大蒸而祭焉謂之報按內外傳皆以幕爲瞽瞍上世

浙江圖書館

韋昭指為虞思非也呂梁碑舜祖幕幕生窮蟬竊以為幕即窮
蟬耳
賓德于遂索隱引宋衷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故殷封遂
于陳以祀舜按董子三代改制質文湯變夏作殷故親夏虞絀唐蓋在
湯時為二王後也
九年豈如弁髦既夕記既殯主人說髦注兒生三月翦髮為鬌男
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
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玉藻親殁不髦按
弁者三加之皮弁爵弁其緇布冠既冠而敝之髦則親沒而說
之既說亦同于敝矣因通言之杜預意弁冠同名可也彼不詳
髦之事劉炫所駮確有依據疏惟杜預之護意謂弁上有髦按

浙江圖書館

詩傳云髦者髮至肩內則拂髦用髮謂之象幼時鬌說文髦髮也先儒所訓未聞以髦飾冠也孔穎達等作左傳正義其底蘊畢露乃全無學問者也

后稷封殖　至　難乎言周自后稷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一旦令戎據之余一人不亦難乎杜預為后稷所耕墾者而　戎畜牧全無文理

歲五及鶉火水數五

請佐公使尊燕禮命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注執冪者執公尊瓦大之冪也按燕禮云媵觚于君者惟卿大夫其士賤不得媵觚故屠蒯云佐公使尊同于執冪之役凡獻賓及媵觚執冪者舉冪酌已執冪者反冪又無算爵後　有執膳

爵者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云公命所
賜膳宰是士亦執散膳執散之等也通典東晉正朝元會設白
虎樽于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　樽飲酒蓋杜舉之遺式」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則知人君以為疾
日自貶損也又士喪禮朝夕哭不避子卯則知他人預凶事弔
哭亦避此日也
味以行氣素問陰陽應象論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
歸精精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
其以勦民也廣雅釋詁勦勞也曹憲曰勦子小反又楚交反疑
誤也禮記曰毋勦說鄭注云勦猶擥也是取人之說今訓為勞
則焉用勦民之說是勦从刀而勦从力明矣毛居正六經正誤

浙江圖書館

勦絶之勦从巢从刀音子六反截也不從力 欽韓按說文刀部剿絶也从刀喿聲周書曰天用剿絶其命今書作勦而釋文又譌子小為子六反許氏以文為音甚明漢書李夫人傳命樔絶而不長字雖誤從木旁亦音子小反明陸氏之誤佩觿又云勦勦並子小反亦非也字義既別不得同音然則勦絶从子小音勦民從楚交音諸家多誤

十年傳有星出于婺女星經北方須女四星主布帛為珍寶藏一名婺女宋史天文志客星犯須女兵起女人為亂守之宮人憂諸侯有兵流星抵須女女主死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李雲霑曰當如芋尹無宇之斷王旌斷其斿也 欽韓按新序義勇篇王者之旗曳于地今本脫此句余知古渚宮故事則有

國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軾

蘊利生孽惠云大戴禮曰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惠半農曰杜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故復作遁辭下云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畢乎葬與卒哭為時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待按杜預于僖三十三年注既葬反虞則免是即[illegible]以初虞為卒哭今云既葬未卒哭則又知虞與卒哭異日雖其堅持除喪必在葬後之說已自前後瞀亂循叔向辭大夫語則雖卒哭猶不能見也若卒哭可見則叔向當示其期子皮之幣亦不至淹久而耗盡矣

十一年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杜預云蔡大夫深怨以楚子名告按此則春秋書法般有可討之罪不始于今日也誘而殺之又非

討惡之義也遂滅蔡而執其世子用之種種殘暴則加惡焉況身是弑君之賊與蔡侯般類耳故生著其名以寓誅絕之義豈闕赴告乎聖人之旨被杜預末殺預之罪深矣

傳薳氏之簉薳之氏當是僖子正室使二女助之為其簉或薳氏是僖子別邑使二女別居于此為簉也故下宿于薳氏小爾雅廣言簉倅也

朝有著定　疏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東箱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云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者此是士之定位士賤故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

會有表司常職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覲禮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　其旂而

立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
守燎是謂會有表

衣有襘釋器衣皆謂之襟注交領也方言衿謂之交注衣交領
也按交領當膺左右衿所會故謂之襘說文襘帶所結也

帶有結玉藻注結約餘也疏云紐約用組者紐謂帶之交結之
處以物穿紐約結其帶並用紐為之闊三寸餘長三尺與帶垂
者齊紳長三尺韠長三尺約紐餘組亦長三尺視不過結襘之
中高不過襘卑不過結

無守氣矣氣不守其舍則死列子黃帝篇是純氣之守也

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第十

浙江圖書館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第十

吳沈欽韓文起學

昭十二年傳枚筮之疏云或謂汎卜吉凶為枚雷總卜挾杜預言不指其事汎卜者非也周禮有三易之筮洪範有三占從二之言僞孔傳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金縢云云乃卜三龜一襲吉此枚卜而並吉者也

以為大吉也惠云坤之比為乾二升坤五故以為大吉乾文言申九二升五之義云龍德而正中者也二升五故曰正中

外强內温至信也乾二升五故外强坤五降二故內温和正即利貞也乾二必居五坤五必降二利貞之義故曰信坤五降居下中故曰黃裳

浙江圖書館

外內倡和至三德為善二五相應故外內倡和三德謂亨利貞也元為四德之一養成三德故為善也參成可筮乾二坤五皆中也故曰中美元謂乾元乾二居五故曰主美坤五降二故曰下美乾坤合而成法故曰參成可筮

生之杞乎杞柳生于水旁非園圃所宜杜預謂枸檵非

王皮冠趙岐孟子注皮冠弁也疏引禮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按周禮司服職王甸則冠弁服注冠弁委貌也聶崇義圖以為立冠則非此皮冠續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委貌以皂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按列子湯問篇北國之人鞨巾而裘此之皮冠則後世所謂帽也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

秦復陶翠被秦復官所遺被字同帔以翠羽為飾也釋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說苑善說篇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後世則有雉頭裘集翠裘

是四國者劉云楚語作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還焉非並有二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李雲霑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按九年遷方城外入于許許昔已遷葉今言四國則許合在其中

摩厲以須漢書梅福傳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祭公謀父逸周書序周公云沒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即此祭公謀父也

浙江圖書館

克己　禮仁也王應麟曰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輙有更易　殿本考證臣照按國語曰教之語語者先聖先師之嘉語也魯論顏子曰請事斯語冉子曰請事斯語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語也故請事斯語王應麟不本左氏以解魯論轉因魯論以疑左氏非也

十三年傳因正僕人即僕人正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

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熊霜卒三弟爭立而少弟季徇立至杜敖欲殺其弟熊惲惲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索隱引譙周云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是有楚國者常在季也

賓須無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

饋叔向羹羹亦肉也

鄭伯男也服云鄭伯爵任男服也按周語富辰曰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新鄭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有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韋昭引此傳以子産先云甸服證在南服者是也禹貢二百里男邦孔傳云男任也白虎通云南之為言任也王肅家語注云男南古字通用則服言是也惠氏本鄭司農據公羊義云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然彼

浙江圖書館

傳黜周王魯故不從周禮別立謬說子産方與晉爭王制何為
遠徵殷法鄭司農之說非也
奉壺飲氷莊子人間世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內熱歟陸粲
曰此夏至六月晉人以幕蒙季孫故當不堪其熱而飲之以氷
不當以為箭篇也
其若之何且泣孔叢儒服篇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
泣著愛
十四年傳莒殺其公子意恢杜預云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
惡之家鉉翁曰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莒舊
臣也意恢死為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
寄而不能其事者也郊公居喪不戚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

浙江圖書館

鐸謀為亂而不能豫為之防身雖為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按家氏之言推究詳盡杜說則寬于逐君之賊而罪其死君之臣獎亂成篡是司馬昭族王經之映起也

宥孤寡呂覽去宥篇注宥利也漢書禮樂志注宥祐也

蔽罪邢侯周禮鄭司農注引作弊獄邢侯鄭君云弊斷也鮒也

鬻獄周書鄭謀解十敗六曰佞說鬻獄

乃施邢侯服云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按列女傳作族邢侯晉語韋昭注云陳尸曰施孔晁云廢其族也當如韋解莊子馬蹄篇萇弘胣音義胣或作施胣裂也

十五年傳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夜分十三日九

浙江圖書館

十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晉語秦伯納公子董因迎公于河韋昭注董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則董是人名顯然杜作董督之董今讀者以董之絕句仍杜之謬

三年之喪二焉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注云不言適子通上下此天子以至士也雷次宗曰既為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又杖期章為妻疏云夫為妻年月禫杖亦與父在為母同喪服小記云為父母妻長子禫按父在為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則其喪之亦如三年也故喪服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云左氏傳云三年喪者據達

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然則君所主喪非獨妻與長子雖適婦亦服之喪服傳適子父在為妻不杖鄭云以父為之主也杜預云天子絕期不知所絕者乃旁期若后之喪非旁期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其為父母與為祖後者雖貴遂服無論矣不杖期章鄭云降有四品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子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云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此太子王后之喪本亦遂三年之服今王以其卑幼而不遂故云王

浙江圖書館

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邪說與叔向語意大隔礙矣
以喪賓宴掌客職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聘禮遭主國
君喪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遭夫人世子之喪如
遭君喪則喪中饗宴非禮也

十六年傳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服斷字小之難以下為義解
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按服義言養小國須有禮也
亦未為大異而疏家醜詆之云尚未能離經辨句何須注述大
典服氏之學行于北方且四百年橫為小人排擯遂至廢失良
可浩歎

必告君大夫蓋列國時亦有財物闌出界外之禁

庸次比耦廣雅釋詁庸次比皆訓代按庸同傭次同佽詩傳佽

浙江圖書館

助也比合也

藜藋說文堇草也讀若釐徐鍇按字書朔藋草一名堇也又藋釐草也一曰拜蔏藋徐鍇按爾雅注蔏藋亦似藜俗所謂灰藋也說文釐草之釐即上堇字之誤今集韻引說文作堇草失之矣邵晉涵爾雅正義今灰藋莖有紅縷葉銳而青其背則白葉有黑點若著沙矣四月初生可食五月高至數尺秋開細花白色結子如穗齊民要術詩云北山有萊詩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如菉王芻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譙沛人謂雞蘇為萊按說文萊蔓華也徐鍇按爾雅釐蔓草華注未詳釐與萊音同玉篇廣韻並云萊藜草也白虎通書子去妻藜烝不熟

十七年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六月當乙巳

浙江圖書館

朔交分不叶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在此月也平子以為宜在夏之六月非周六月故太史云是周之六月也五行志云正月周六月也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文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為純陽亡陰爻而陰侵陽為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

嗇夫馳嗇夫之名不僅見于逸書覲禮也管子君臣篇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數人嗇夫成數吏嗇夫成律注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按吏嗇夫即漢之諸官署嗇夫民嗇夫則鄉嗇夫也鶡冠子王鈇篇五鄉為縣縣有嗇

夫治馬此則古制如逸書所云者也
少皞摯之立也漢書律歷志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
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
金天氏路史注青陽少昊之父也曹植贊少昊云青陽之裔則
少昊為青陽之子信矣蓋少昊亦號青陽帝王年代紀以少昊
為帝青陽故世誤以為一人劉恕通鑑外紀命歷序曰少皞傳
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為鳥師而鳥名周書嘗麥解乃
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伯趙氏夏小正五月鴂則鳴鴂百鷯也鳴者相命也藝文類聚
通卦驗曰伯勞性好單棲其飛翪其鳴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
至而止呂氏春秋高誘注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于棘

而鳴其上
青鳥氏通卦驗雨水鶬鶊鳴則鶬囿知時之鳥或是鶬雞青質
者夏小正正月雉震呴
丹鳥氏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也禮記疏皇侃
以為丹良是螢火非也爾雅翼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
鷩可以禦火一謂之蟞蛦又謂之鵔鸃說文鷩赤雉也鵔鸃鷩
也
祝鳩氏說文鵻祝鳩也或从隹一作隼爾雅翼云淮南子按說林
鳥力勝日而服于隼禮令淮南本作鷕禮令鳥鳴小于鳥而逐
鳥俗言鳥之勇也古今解詩鵻者類引釋鳥隹其鳺鴀按鳺鴀
是隹字音錐鑿之錐此既从鳥自與隼通爾雅之鵻鳩鵻鶌者

是矣高誘云鵻禮爾雅稗笠今作鶆鳩亦曰批頰然非此祝鳩說文誤也陸璣疏云

鵻其今小鳩也一名鶏鳩幽州人謂之鶻鵃梁宋之間謂之鵻

邵晉涵曰鶏鳩又謂之鵻鳩毛傳云鵻壹宿之鳥今鵻鳩栖息

有定所俗語謾則曰鵻鳩定矣按陸疏云鵻鳩灰色無繡項陰

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爾雅翼頭有

贅物之拙者不能為巢纔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居今人辨其

聲以為無屋住云今左傳注疏及釋文皆訛鵻為鷦字御覽羽族部以百舌為祝

鳩又引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杜預以為孝鳥緣司徒而傳會

耳詩傳但云壹宿之鳥毛公何不緣將父將母而先以為孝鳥

乎

鶻鳩氏陸璣疏鶻鳩大小如鴿深目目上露骨幽州人謂之鷘

史記正義王雎金口鶚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邵晉涵曰今鶚鳥能翱翔水上捕魚而食後世謂之魚鷹其鳴緩而和順與白鷺相如而色蒼非白鷺也

鳲鳩氏呂氏春秋鷹化為鳩注云鳩蓋布穀鳥列子天瑞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陳藏器本草云亦名郭公北人名撥穀今布穀以穀雨後鳴農家聞其聲以趣東作矣古今注鴝鵴一名鳲鳩

爽鳩氏禽經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爾雅翼鷹正月則化為鳩秋則鳩化為鷹故通有鳩名在五鳩之數

鶻鳩氏陸璣疏鶻鳩一名斑鳩如鵓鳩而大項有繡文斑方言鳩大者謂之頒鳩斑頒音高誘注鳴鳩斑鳩也鄭樵云鶻鵃今謂

浙江圖書館

之鸜鵒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黒色多聲廣雅謂斑鳩誤矣邵晉
涵云鶻鵃春來冬去若斑鳩則四時有之是鶌鳩非斑鳩也本
草綱目鶻嘲其目如鶻其形如鷽鷽山鵲也其聲啁嘲其尾屈
促其羽如繿縷故有諸名鄭樵以為鸜鵒非矣
五雉服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按楊雄甘泉賦列新雉于林薄服
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即辛夷耳釋詁雉
陳也邵晉涵曰聲近者其義同喪大記云夷于牀鄭注夷之言
尸也雉即為夷夷訓為尸尸者陳也是輾轉相訓也
九扈為九農正扈說文作雇或作鶚籀文作鳸蔡邕獨斷春扈
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
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行

扈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稍與賈逵說異孔疏駁賈為果驅鳥為蠶驅雀之說邵晉涵釋之曰古者重民衣裳食爾雅以果不熟為荒九扈為農正植果養蠶設官董率于事無不便豈必親就果園蠶室而始稱棘扈桑扈之職哉彊域所限耳目難周無妨隨地設官如漢制鄉三老嗇夫乃慮及普天之下何以可因是謂九扈之官必祇有九人也無乃泥歟鄭樵云桑扈俗謂青雀今名蠟觜性慧可教桑棘之扈多在是木故名行扈者多在籬落如雞雉然不飛去宵扈者能傳夜故名

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惠云六物之占四字或是鼂公武從蜀石經增唐石經有此四字係旁增御覽八百七十五卷同蓋賈服有此

四字
瓘斝玉瓚三禮圖云斝彝盛明水圭瓚酌鬱鬯說文瓘玉也春
秋傳曰瓘則知以瓘為斝注疏分此作三物非
十八年傳弗良及也服云良能也弗良及者不能及也疏以為
良是語辭能非良之訓按良是善善即功能義相生也孔氏妄
人反譏服妄言乎
禁舊客勿出于宮高誘時則訓註傳曰禁舊客為露情也有新
客捜出之為觀釁也
大人患失而惑至能無亂乎按文當謂大人已有患失之惑心
又將謂無學不害不害則不學之志益堅如此則一切苟且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也杜預謂學而失道學豈有失道真悖妄也

陸粲又謂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夫衆人即不學何至
惡大人之學而有失位之患此皆不達道理循文而失其義也
撊然授兵登陴漢書文帝紀憪然念外人之有非孟康曰憪猶
介然也與此撊義同
許不專於楚許若不還則不為楚所專有杜解許自以舊國不
專心事楚詞令之間尚不能辨
十九年傳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蘇轍曰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
過失殺大父母减殺凡人一等而知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父子
之親許以情論至于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按
唐律十惡六曰大不敬注云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
若造御膳誤犯食禁

紡焉以度而去之去同弃漢書蘇武傳去草實而食之注去謂藏之也劉云紡謂紡麻作纑為布作纑之法有小繩記其升縷纑既為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藏之按纑辟縷也紡者以磚界之為經緯也度丈尺也紡時為城高下之度而藏棄之

則投諸外言投諸外則僅以繩投出而身未嘗隨出也杜預好為辟戾之解疏曲為分剖云若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子占按傳云或獻諸子占或字指他人豈是此婦字義尚不能諳為一杜預甘蒙不識字之羞

諺曰無過亂門呂覽原亂篇詩曰毋過亂門注云逸詩也周語太子晉曰無過亂人之門

勞罷死轉文子上仁篇民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淮南主術襲文
子語作轉尸漢書功臣侯表序死為轉屍此死轉之義
室于怒市于色韓策周最曰語曰怒于室者色于市
二十年傳己丑日南至律歷志昭公二十年正月己丑朔旦冬
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隋志春秋緯命歷序昭二十
年庚寅朔旦日至差傳一日
使請所聘公曰請當聘與否于齊侯而齊侯告以猶在衛境當
致聘也此公曰是齊侯也
齊侯疥遂痁晏子作疥且瘧疥不當作痎周禮疾醫夏時有痒
疥疾秋時有瘧寒疾疏云四月純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始起
惟水沴火水為甲疥有甲故有疥痒之疾按素問生氣通天論

春傷于風邪氣流連乃為洞泄夏傷于暑秋為痎瘧瘧論風之
與瘧也相似同類痎亦風所致故轉而為瘧韓昌黎集宿酲未
解舊痞作則痁是老瘧然所謂三陰瘧

舟鮫守之莊述祖曰舟鮫當作舟駁周禮獻人音義云獻音魚
本又作魚亦作魰同又音御獻即籀文魰舟駁掌澤之官鮫無
取按說文籞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籞字又作獻然則鮫字
應是魰之誤字不當改作駁或籞駁聲同故與

一氣服云歌者氣也按續漢律歷志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
物效晉志氣道之本也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
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
以葭莩灰抑其內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此則氣者音律之

元也
二體律呂有陰陽
三類三類者謂天地人也周語伶州鳩曰紀之以三注三天地
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
四物物猶事也即詩之四始
七音續志宓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
黃鍾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
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通典樂三自殷已前
但有五音變宮變徵二者自周已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音
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律呂新書云宮與商商與角徵
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
之一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

浙江圖書館

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于自然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八風呂覽古樂篇顓頊登為帝惟天之合正氣乃行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然則六律造于黃帝八風辨于顓頊也靈樞九宮八風篇其名又異

若琴瑟之專壹惠云專董遇本作摶按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算地篇民力摶于敵則勝並是專字

二十一年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喪大記始死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疏云世子坐于東方謂室

浙江圖書館

内户東諸侯以上位尊故顧命康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下俱在室内卿大夫等或當在户外之東方遥繼主人之後也歛韓按士喪禮始死主人入坐于牀東既夕禮主人柩東西面又云入復位注云主人自死至于殯自啟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内位以此準之士之啟殯在内位則國君世子在内位可知也喪大記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則皆立則國君之父兄子弟皆立可知今傳言太子朱失位亦可知也

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禮器云大夫五介五牢春秋時以大國之使不敢循其故常已加為七牢杜預言命數為七牢聱說也掌客之法以侯伯七命故饔餼七牢耳大行人職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

浙江圖書館

爵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是
卿大夫只論爵不依命數也知者以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
命傳言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是三命為極榮聘饗
若依命數則僅止三牢耳所謂禮窮則變有順而摭也
公子若雂集韻二十二覃雂鳥名姑南切按雂即雛之省耳
說文鶵屬
揚徽者公徒也說文作徽云幟也以絳徽帛著于背尉繚子經
卒令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
黃羽卒有伍章亡章者有誅又兵教篇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
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隋書禮儀志大業七年諸
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為記臺省王公已

下至于兵丁廝隸悉以帛為帶綴于衣領名軍託帶亦此徽幟
之流也
不死伍乘尉繚子束伍令五人為伍共一符亡伍而得伍當之
謂同伍戰死而得敵五甲首者功過相抵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
殘戚繼光紀效新書軍法凡每甲一人當元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八人俱斬
二十二年傳王子猛卒孫復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
嗣之人也言猛所以別群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杜預
言未即位顯與經傳違
癸酉朔日有食之一行大衍歷以為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
志云杜預以為癸卯非是
無亢不衷明堂位注亢舉也項籍傳注亢讀與坑同書傳衷善

也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
之立子朝亦由于己注疏及邵寶解此並不了
二十三年傳明其五侯賈云五侯五方之侯也敬授民時四方
中央之侯王肅云五侯山侯林侯澤侯川侯平地侯也董遇云
五侯侯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惠棟云周書程典固其四援明
其五侯欽韓按淮南時則訓九月官侯注侯望也是月繕修守
備故曰官侯漢書鼂錯傳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
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此伍侯之法
也
二十四年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皇矣詩傳貊靜也正義云左

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貊莫定也

津人得諸河上秦始皇本紀有人持璧遮使者曰吾遺滈池君使者奉璧具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與此事相類

二十五年傳鸜鵒來巢爾雅翼鸜鵒如鵙而有幘飛輒成羣多聲字書謂之哵哵鳥或曰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字書之八云性好淫其行欲則以足相勾往往墮者相連而下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書巢者著其居未孚乳不即去也荆楚之俗五月鸜鵒子毛羽新成取養之以教其語五月五日翦舌俗謂之花鵒

宋公使昭子右坐疏云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

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云公西鄉賓南鄉也公使昭子右坐今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按右坐者蓋移席于户東即是宋公之右而北向仍如故也又燕禮記云若四方之賓燕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如此則別于公為左坐今移席户東南向是于公為右坐也

樂祁佐燕禮主人酬賓之後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此樂祁佐蓋即卿大夫媵爵者也所以佐君以為賓歡

為九文王鳴盛後案曰此即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為九華既為草華藻又為水草九章之中何以取于草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

在其為卷冕華蟲為二安在其為鷩冕除去宗彝安在其為毳冕揆諸司服之文展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以鄭為正

為惡喜怒哀樂貫云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案漢書翼奉傳六情十二律北方之情好也好有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白虎通北方未主之下（陽氣始施）故好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南方陰氣始起故惡西方萬物之成故喜上多樂下多哀也案在上為明在下晦三說大抵相同惟董子陽尊陰卑篇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

太陰而當冬、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此迻說事與比專

太陰而當冬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此迻說事與此傳異也

吾聞文武之世惠云文武史記漢書皆作文成蓋為魯先君時童謠若曰周之文武則太遠矣當是傳寫之訛論衡亦作文成業唐石經宋本並文成

季氏介其雞賈云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鄭司農云介甲也為雞着甲呂覽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淮南人閒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二註不同正兼用賈鄭之說

為之金距呂覽注以利鐵作鍛距沓其距上又淮南注金距施金芒于距也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呂覽注禘大祭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者四十八人于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陸粲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預别立廟謬也　欽韓按傳通言數事為啟怨之由不必定在當年此禘即是時祭不必定為大祭蓋諸侯五廟次及襄公之禰廟而萬舞不足也所以不足緣季氏亦有私祭召其衆也禮君祭孟月臣祭仲月季氏與君同日祭又矯用樂舞論語所謂八佾舞于庭以私廢公此大夫所以怨也若謂禘必大祭專在襄公一廟則將事之先涖卜戒期百司庀具魯雖貧弱不應除舞季氏外惟存萬者二人也若專禘一廟季氏雖不臣不應便奪君樂舞致令大禮不成

浙江圖書館

觀聽駭歎也解經當以禮通之執滯文句乃陋儒也吳仁傑曰
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四人尚
不成列況二人乎按二人二八雖有多少其爲事無君之罪一
也

執冰而踞北堂書鈔詩義問云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爲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
百兩爲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甚口言其善罵疏謂大口非

鑿而乘于他車以歸說文鑿金聲也讀若春秋傳曰躛而乘他
車據彼文則躛足之字本從足不作鑿今說文于足部偶漏躛
字耳玉篇躛丘盛切一足行貌

夷王愆于厥身紀年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紀年厲王十二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
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
和歸其國遂大雨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呂覽開春論共伯和修
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
下皆來請矣又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故許由虞
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呂氏所云即共伯攝王位明矣傳文諸
侯釋位以間王政則亦以為共伯和史記粗疎不足信也
而後效官致官者致天子之位于宣王也說苑至公篇五帝官
天下三王家天下晉宋間呼天子為官
攜王奸命杜預云幽王少子伯服束晳云古文作伯盤紀年幽

浙江圖書館

王十一年犬戎弑王殺王子伯服執襃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咸黙不端疏云咸諸本皆作減案呂覽仲冬紀水泉減竭令月令作咸史記酷吏減宣漢書作咸宣

生而有頟御覽三百七十四風俗通曰不舉生鬢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鬢鬚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案周書靈王云云與此傳文同欽韓按周書者即左氏傳也諸史五行志間有此事

二十七年傳吳弑其君僚杜預云稱國以弑罪在僚按此說亦是奬亂賊為高貴鄉公事解說也鄭玉春秋闕疑曰王僚之弑

浙江圖書館

由季札之讓也先儒為春秋書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吳
之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歸罪于季子也
民歌舞之矣韓非外儲說右上晏子曰田成氏甚得齊民故齊
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按
成子當作桓子顧廣圻曰秦當作齊周徧也謂遍齊國之人此
與史記田敬仲世家不同
楚殺其大夫郤宛杜預云書名罪宛按經云殺其大夫明被殺
者無罪家鉉翁曰殺無之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是以有入郢之
禍
師都君子吳語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私卒君

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
左尹郤宛吳越春秋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郤宛注辨其非是
按史記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楚世家云郤
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伍子胥傳云楚誅其大臣
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之子曰
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索隱與徐廣同據
史記誤言宗姓而徐廣因將此三人為其三代伯州犁被殺在
昭元年相去甚遠史語連郤宛耳而趙曄徐廣以誤傳誤可怪
也
是無若我何索隱云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救故云無柰
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與兩弟將兵外困之辭

浙江圖書館

按索隱自解史記非傳意吳越春秋此傳有光曰我爾身也當如杜預解言王可弒我亦死與彼文同夾之以鈹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

羞者獻體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蓋別有進膳之人獻體者獻肉體也獻體當升堂近公席故下云改服于門外漢唐至御前皆搜索亦如此也杜預以獻體為解衣則發露其形何用改服乎

寘劍于魚中以進吳越春秋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

一秉秆焉聘禮記注秉謂刈禾盈手也曹操孫子注秆禾藁也

說文作稈

浙江圖書館

說文作稈
使宰獻而請安杜預謂齊侯自安不在坐此則公食大夫之禮
矣齊侯雖卑公不應若此劉炫據燕禮司正北面命卿大夫君
曰以我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服說亦然按燕禮旅畢
樂卒立司正而後命即安彼是燕其臣下之禮猶備儀節令始
獻而請安是亦卑公也惠云管子幼官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
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此伯主客諸侯之禮非比
公于大夫也以證此事汪遠惠說非也
請使重見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疏云按
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
而獻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謂異姓也內宰之職云

凡賓客之祼獻瑶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爵贊禮之后以瑶爵亞獻謂同姓自陽侯殺繆侯後其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按内宰注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瑶爵所以亞王酬賓也然則祼獻酬后夫人所以禮賓共三事也彼疏所引粗畧非鄭義也使重請見亦是獻酬之禮時不行故子家以君出

浙江圖書館

爵案說文慭甘也玉篇甘作且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一

吳　沈欽韓文起學

廿八年　慭使吾君悳云外傳云吾慭置之于耳以慭御人又云慭庇州犁韋昭皆訓為願以慭為發語聲非也按詩釋文慭且也此當作且字解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荀子儒效篇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退侍朝於廷　退朝者二子朝魏舒而退也杜預言魏子朝君者非

廿九年　傳請以食之　請以作櫝之費具從者一飧也

使獻龍輔　周禮疏引此龍輔注云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

孔疏引周禮澤國龍節之文又引元卿云盛龍節之玉函蓋本賈服之說按古玉圖譜有龍圭三禮圖彙云龍見而雩天子命上公秉龍圭載駟馬祀雩於南郊重民事也此圭是已則龍輔應是魯祀雩之圭說文瓏禱旱玉龍文

其母偕出內則云公庶子生就側室漢則有陽祿柘觀晉則曰螽斯則百室

官宿其業服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按特牲禮注宿申戒也皆是來日之事而預為之故曰宿服說是杜預非

今何故無之按後世亦有之唐韓偓中朝故事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

浙江圖書館

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

晉國一鼓鐵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杜注非頃蔚棊禮記曲禮獻米者操量鼓注量鼓斛名釋文引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

三十年公在乾侯胡安國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按此年方書公在者憫公之意深矣傳云非公者見公所謀不臧何嗟及矣且徵過者見群臣怙惡大國棄義之過服云徵季氏之過是也杜預專咎君上邪說不足道矣

傳敝邑之少卿也按少卿下卿也印段位在公孫段之下杜預言年少者非

三十一年傳夢童子臝而轉以歌轉者舞之節以應歌也淮南齊俗

訓古者歌樂而無轉又修務訓動容容轉曲
火勝金故弗克周官占夢疏引服氏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
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吴國分楚之先顓頊之
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日在星紀星紀之分
姬姓吴也楚衰則吴得志吴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吴
其入郢吴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
食故知吴終不克又云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
四月後其十一月庚辰晦吴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
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
在辰尾是歲吴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云午火庚
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謫故爲不克晉諸侯之伯與楚同盟趙

簡子為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故曰應之食夢發簡子
三十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宋史天文志歲星所在國
二年
不可伐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在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
殃鄭云天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
凶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云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自
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
揚州躔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
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
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此年歲
星適在越分若吳越共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精於歷
算自有以知之孔穎達輩扶杜抑鄭斥為甚妄非也保章氏疏

浙江圖書館

引服義與此異說

士彌牟營成周至以為成命按此乃先估計為簿書以待諸侯之集明年傳終言畢城之事顧炎武誤會為此已城乃云傳重出耳

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惠云雷乘乾曰大壯五陰二陽二當升五五以喻魯君二以譬季氏也以卦言之大壯二月之卦至三月則成夬矣故曰天之道也杜預謂震在乾上君臣易位此為不知易理坤在乾上乘泰又何說耶集解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為戒非禮不履愚謂雷者天之號令震者乾之長子雷乘乾則君有權而臣竊之故六五喪羊于易位不當也陰陽失正終亦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羊于易位不當也陰陽失正終亦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定公元年

春王定公是時雖未即位而昭公已薨不得仍稱三十三年此春秋之變例也通鑑從其書法然建安二十五年十月以前漢未亡天寶十四載七月以前太子未即位稱黃初至德者又非也

傳魏子涖政顧炎武曰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為晉之十一月而庚寅栽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也不過三旬而畢矣按顧說雖辯然此年辛巳日為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己丑按今年之庚寅也蓋去年魏舒赴周馳使列國徵集期會須曠時日士彌牟預度其功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畢也據長歷是年正月乙亥朔辛巳月之七日庚寅栽是正月十六日去

年十一月亦乙亥朔己丑是月之十五日朔周偶同故顧氏為此
說然十一月大是甲辰晦正月小乃癸卯朔同而晦亦異也

易幾而哭杜預云幾哭會也按詩楚茨傳幾期也故杜以為朝
夕哭會子家子不欲見叔孫若會哭則同在中庭北面故或早
或晚異其期也

與守龜在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

公氏將溝焉疏云公氏昭公按稱昭公為公氏猶覲禮諸侯為
侯氏也或曰公氏掌公之墓地如周禮之冢人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趙匡曰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
成文耳公穀乃曰自兩觀始違經妄說按周官縣治象之法於
象魏使萬民觀則兩觀所設應在庫門外朝之位今之五鳳樓
是其制邵晉涵云觀闕諸侯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然

則此經但言雉門災足矣何言及兩觀乎明在異處闕里志兩觀臺在魯城門之外周圍各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去一百步」奪之杖以敲之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以賜鍾人于門內霤大射禮亦如之言鍾人而不及閽人則閽人固無乞肉之事又私出尚未取脯故奪閽杖以敲之燕禮閽人為大燭于門外賈公彥曰古無麻燭而用荊燋則杖是所削之荊也又按私出謂便旋出也杜預以為出避酒者非

三年傳有兩肅爽馬賈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似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按廣雅釋鳥鷫鷞鳳皇屬也禽經白鳳謂之鷫說文五方神鳥西方曰鷫鷞則賈謂色白馬謂似鳥俱得之

浙江圖書館

君以弄馬之故弄馬謂玩好之馬漢書弄田弄兒皆如此義

傳嘖有煩言荀子正名篇注嘖爭言也說文嘖大呼也顧云管子四問有嘖室之議

君行師從繁露王道篇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

陶叔授民周書及史記無陶叔為司徒之事蓋毛陶聲相近毛叔之誤

周索馬融注說卦索數也太玄玄摛上索下索注索數也此周索戎索幷周戎之疆數之耳

五叔無官杜預以毛叔聃當五叔之一按周書克殷解毛伯鄭奉明水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聃杜預蓋誤

合聃季也攷史記又非同母弟

合聃季也攷史記又非同母弟豈尚年哉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康叔與聃季為司寇司空故云不尚年

不敢以約為利不敢于王竆約之時傲利杜預以約為要言非」

五年於越入吳王會解東海蛤於越納口則於越之名舊矣

傳將以璵璠斂呂氏春秋安死篇注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備璵璠故用之杜預此注全襲用之說文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按初學記引孔子語以為逸論

語

秦子蒲子蒲楚策作子滿蒲與滿史書多相亂

葉公諸梁潛夫論志氏姓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弟也按韋昭注以諸梁為戌子

涉其帑廣韻其字漢複姓世本楚大夫涉其帑則此是人姓名不得謂藍尹亹自渡其帑也

遂逃賞新序節士篇論之曰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故強為之請顧炎武曰恐晉陰陽(厚)之故為此言 六年

七年從祀先公此禘祭也周禮家(冢)人疏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于閔公之上則以後

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喜閔昭穆

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于後皆亂也然則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以昭公之上昭穆皆亂今審諦而易之故通言先公按賈氏言隱桓閔僖從來昭穆之叙是也謂文二年逆祀閔與僖易其昭穆則未然躋僖公者直是升僖公同在昭位不別為一世從此以後文為穆宣為昭在先只緣少僖之穆位故自後世次悉亂蓋兄弟可以同廟至合食之時復嚴為人後之義則兄昭弟穆禮之經也杜預謂親盡通言先公曾不思禘祭之時自有親未盡者在若非一一皆順豈得因僖閔而概言乎章懷此注引杜預故詳辨之

主人焚衝淮南兵略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通典兵十三以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上建雙陛

陛間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槔其竿髙下長短以城為準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其旋風四脚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即衝車矣

魯于是始尚羔杜預云魯始知執羔之尊賈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為大夫當執鴈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按賈謂魯之僭禮反出晉上杜謂魯不別羔鴈之尊卑是皆謂魯懵然無知何為秉周禮鄭說得之

浙江圖書館

按衛侯之手及捥說苑權謀篇成何涉佗捘靈公之手而撙之一本作撙漢書王吉傳注撙挫也荀子儒效篇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注薦藉也撙抑皆謂相陵駕也撙之亦謂抑之此作捥非也杜預云血至捥謂衛侯被擠而所歃之血遂淋漓汚其捥

桓子咋謂林楚杜預云咋暫也按咋不可訓暫攷工記鐘侈則咋注云讀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史照通鑑釋文咋大聲也然桓子方虞陽虎不應大聲告人後漢書馬援傳但萎腇咋舌魏策吳起與田文論功起咋舌不敢談則咋非大聲乃縮舌含糊之謂乎唐石經初刻作乍蓋依杜氏暫也之訓

林楚怒馬史游急就篇騏駹馳驟怒步超

以為公期公期者託魯公有所期會徵發蒲圃在魯東門外為
季氏援杜預言公期孟氏支子非也
喜於徵死與上林楚云違之徵死義同隸釋羊竇道碑盜賊徵
止以徵為懲荀子正論注徵讀為懲左傳釋文徵本又作懲此
言魯人之喜在懲懼其死之後杜預作徵召解非
九年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史記子貢說田常曰伐吳不勝民人
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
者惟君也呂覽似順論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兒曰
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
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必敗敗請必死
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于國以臣

浙江圖書館

覲之國必安矣皆與此言相類姦臣移國柄又自有術
載蔥靈賈云蔥靈依車也前後有蔽兩旁開窓可以觀望窗中
樹木謂之靈子今人猶名此木為靈子按蔥即窗靈今通作櫺
廣雅釋室櫺梠也文選游天台山賦注櫺窗間子也經典作軨或作笭文選甘
泉賦注軨與櫺同玉藻正義笭即式也但車式以笭為之有豈
者有横者故考工記云轛式植者衡者也按車闌即為軨不
必足是式也王應麟急就篇注軨車軾下縱横木也尚書大傳
未命為士不得有飛軨鄭注如今窗車也續漢輿服志注李尤
小車銘曰軨之嘸嘘疏達開通即是軨上施窗也
如驂之靳詩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環本又作斳沈重云舊本
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

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無取于靷也說文靳當膺也徐鍇曰靳固靳制其行也急就篇注靳驂馬之帶也王猛言我之遇子如驂為靳所制矣謙不敢與校

皙幘而衣貍製說文引此傳皙䶢䶢齒相值也徐鍇曰謂齒縫上下相對也按兵事韋弁服故知此非巾幘之幘然齒相值齊侯何從識之

犀軒與直蓋韓非子姦劫弑主篇犀車良馬漢書張衡傳注犀堅也此疏云以犀皮為飾非也宋史儀衛志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為花蘤之象因而作也宋有華蓋導蓋皆赤質如繖而圓沘水繡花龍又有曲蓋差小惟乘輿用之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

制蓋馬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之謂為⿰車辟輗宋史志作睥睨云有軍號者賜其一也按曲蓋為太公所作不可知以此傳證之春秋惟有直蓋無曲蓋也

十年傳叔孫氏之甲有物周禮閽人注兵物皆有刻識惠云刻識之語出于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為識按惠說陋也周禮司兵職掌五兵五楯各辨其物司弓矢職辨其名物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云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通典李衛公兵法諸應請甲數葉行數于甲襟上抄記古者造彝器刀劍之屬有欵有識豈僅漢時為然哉

十二年公至自圍成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

十三年傳戌也驕檀弓疏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

浙江圖書館

生朱為公叔氏鄭云朱春秋作戍

年十四來歸脤杜預云祭社之肉盛以脤器按周禮疏云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

傳屬劍于頸屬讀如犀甲七屬之屬陸釋文初音非次音是

婁豬艾豭釋詁摟聚人婁與摟通小雅角弓箋婁斂也趙岐孟子注摟牽也凡六畜通淫之時好狂走羣聚故杜預以為求子豬今養母豬家有牽牡豭就風合之呼為豬郎集韻貗求子豕也或省作貗豰字林豭三毛聚居者一曰豭老謂之豰

蒯聵將殺余此尹吉甫後妻逐伯奇之計也劉敞曰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

言太子殺余以誣之劉絢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比者多矣鄭玉曰或者猶有疑于戲陽速之言不知讒人何所不至聞夫人之啼知其欲歸罪太子即迎合夫人之意誣太子以證其事此姦人之所為世常有之

欽韓按晉之懟懷太子隋之庶人勇潘岳楊素皆快然為戲陽速事而不惜此固無可疑也學者不察因謂左氏之誣當蒯聵出奔南子援戲陽速以為證靈公播其惡于鄭國左氏所錄據彼國之辭爾先著南子之惡靈公之無恥則其事不待辨而可知矣

十五年、公薨于高寢說苑脩文篇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

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

哀公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杜預云夫猶兵也劉炫云夫屯為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目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按古兵字只謂甲兵五兵魏晉間始為士伍為兵有老兵兵子之目杜注不文古者版築之役即士卒為之劉謂別有城夫亦非晏子諫下為我殺兵二人以士為兵僅見于此然此晏子非古書此條尤非劉向所校本也

如子西之素廣雅釋詁素本也凡物功未畢而質已成亦謂之素士喪禮注形法定為素曲禮疏素形朴也

大夫種呂覽當染注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寰宇記云文種楚南郢人吳越春秋注楚之鄒人皆誤也史記正義引吳

浙江圖書館

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蓋范蠡為楚之三戶人而文種嘗宦於楚乃與范蠡俱適越耳髙誘尊師篇又作楚鄞人蓋越為楚所滅鄞亦通為楚地明統志寍波府人物云文種鄞縣人寍波府志文種鄞縣人則郢鄞鄒皆鄞之誤耳

樹德莫如滋小雅廣詁滋益也齊語注滋長也

惎澆能戒之小雅惎忌也又教也淮南繆稱訓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誋注昭道誋誡也惎與誋義一也杜預訓惎為毒本說文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越語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皆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吳越春秋濁女山者諸寡婦女

淫泆犯過者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令遊此山上以快其意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故曰王將復吾語疑疑誤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次有臺榭陂池焉吳語申胥諫曰今王既變鮌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蘇韓非外儲說左上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張守節正義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財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句賤欲伐吳於是作栅楣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悅

愛之以起此臺按吳越春秋闔閭自治宮室立射臺于安里華
池在平昌按陸廣微吳地記華池在南城宮在長樂吳地記南
長洲縣文雲鄉安昌里宮城在長
洲縣干將
鄉長樂里闔閭出入臥遊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
蘇之臺旦食鮔山晝遊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
犬長洲然皆夫差之事而彼謬以為闔閭也
二年傳三揖在下服云三揖卿大夫士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
同姓按燕禮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
少進注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此與周禮司士職相參
服言三揖非其事也呂覽精諭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是其事
也

使太子絻杜預云絻者始發喪之服按主人之袒而免自小斂以至啟殯反虞卒哭皆是也當事而免自大功以及緦麻于喪所皆是也喪服小記說遠葬者及近郊而後免反哭明反哭時有免也又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則君弔時又特為君免所以然者君弔則當哭踊哭踊則袒冠尊不施于袒故必免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至啟殯葬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經記所載甚明安得以免為始發喪之服孔疏專欲護短為之說云禮不主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耳按奔喪禮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絰文出此兩條以見括髮不必喪所又不必服內也故公孫歸父聞宣公之喪括髮袒三踊于

郊疏家扶立鄙學乃敢未殺經文以欺後世乎愚謂太子繞者為下偽自衛逆太子小記所謂及郊而后免也蒯聵忘父之人雖聞喪未成服也

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兵車之旆所謂大將旗鼓也先建旆于兵車示中軍精鋭在是則罕駟兵車來者不得不分良列陳以當我此孫臏以下駟當上駟之法杜注不了

龜焦說文龜灼不成也此焦字非體也

庶人工商遂虞翻易注遂進也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俟事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按禮文則庶人工商亦得拔其才藝

之尤録之郊學以待事官之授也此有功則徑進鄉學官之
志父無罪服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叛旣復更
名志父按假設簡子以諱惡名易名則下文蒯聵之禱不應猶
稱舊名杜謂一名者是或志父本是字後遂以爲名後人以字
行之始也
羅無勇麇之廣韻引作麇
趙孟喜曰可矣顧云以范中行氏失援糧竭必將亡按下傳傻
云猶有知在則簡子之喜正爲范中行發杜解謬
年
三傳舊章不可亡也惠云禮疏引熊安生曰天子藏舊章于明
堂諸侯藏舊章于祖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二

吳　沈欽韓文起學

哀公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胡安國曰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

傳恐其又遷也承元李治古今黈云承即懲也此仍主杜解惠據魯頌傳承止也以訓此俱未當按呂覽貴信篇注承佐也聘記大夫為承擯此承字義與彼同屬下句共佐亂者即下文公孫姓公孫盱之等

入于家人而卒家人言民家魯世家還于下邑為家人漢書注猶言庶人也

為一昔之期穀梁莊七年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列子周穆王

浙江圖書館

篇昔昔夢為國君注昔昔夜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噆膚則通
昔不寐矣
五年傳王生惡張柳朔患云墨子所染篇范吉射染于長柳朔王
胜古張字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王胜即王生欽韓按呂覽當
染篇范吉射染于張柳朔王生中寅染于黃籍秦高彊與左傳
同黃或董之訛耳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晏子內篇諫上滈于人內女于景公生孺
子荼管子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
從乎君將有行注云中婦諸子內官之號晏子問上令諸子無
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言不使嬖臣與寵妾交通也杜預
謂諸子庶公子也非諸子有七子八子子之等見秦本紀

浙江圖書館

景公死乎不與埋言羣公子不得送葬
六年傳再敗楚師不如死按卜戰不吉故知當敗退又不吉故知
當死再敗楚師之語即指卜戰不吉兩者俱不吉等死死讐也
此昭王之意杜解謬
潛師閉塗史記作伏師閉塗索隱云閉塗即蔽塗也故下云惠
王後即罷兵歸葬服虔說非按杜預注即服說然閉塗者恐君
死消息聞于敵中也君死棺斂反國而殯雜記備之矣何用蔽
塗索隱強解非也
使問諸周太史服云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
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惠云自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于是
使太史主之謂之周太史按服氏後說是也說苑君道篇作太

史州犂
出萊門而告之故定九年陽虎焚萊門盖陽生在魯亦居于陽
關
七年傳故敝邑十一牢之繹詁之往也
惡賢而逆之孟孫知諸大夫皆阿從季孫故誚之曰惡有心知
其賢而逆之乎而諸大夫果飾詞以拒景伯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按此上皆大夫之言言大之并小
由來已久我若心知伐邾必危豈肯不言耶惟德亦如邾而衆
彊過之故謂魯可伐邾服以知必危二句亦爲孟孫之辭謂諸
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杜預謂滅非本志故以入告信如預

言則各諱滅國之名何不盡以入告魯史之傳信春秋之書法偏從其矯誣之單辭何以示後空人之國殺人之君與臣而猶謂非本志乎彙纂云虞不書滅者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亡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按此說似可通

傳所託也則隱按隱者身不與焉若鄭公子蘭無與圍鄭也後漢書任光傳注隱避也杜預謂隱惡者非

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按二語即雖無同好猶有同惡之義建樹善者謂之自立杜之解此全違語意

栫之以棘說文栫以柴木壅也

年十一有子曰劉敞曰有子當為子有冉求字仲尼門人字多云

子某不得云有子也按春秋時急子壽子國策盼子嬰子章子
呂覽田和稱和子若此類多矣冉有稱有子又何怪乎
不狃曰誰不如言人誰不走而我欲如之
人尋約吳髮短蓋斬首數級皆以髮結聯吳髮短則用繩耳以
尋者軍令之大凡也公孫揮欲以多獲為功北史爾朱榮傳令
其衆辨長繩至便縛取是也
對曰從司馬叔孫為司馬見昭四年言已為此官杜預以為從
吳司馬非也
何以使下國言國子之首何從至下國也
賜之屬鏤以死淮南氾論大夫種身伏屬鏤而死高誘注利劍
也一曰長劍擱施鹿盧鋒字誤曳地屬録而行也續輿服志佩刀以銖鮫為鐔口

之飾通俗文曰刀愚按屬鏤蓋劍脊上連屬爲瑑文也荀子成
鋒曰鐲擱與鐲同相子胥
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注
獨鹿與屬鏤同與高後說通也
宋公求珠魋不與呂覽必己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
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由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
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夏戊爲大夫杜云悼子之甥按甥當爲舅蓋子慭之子文與上
事相連不當別出一悼子之甥
魯人以幣召之史記孔子世家季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
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會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
幣迎孔子歸魯闕里志年譜孔子年六十八歲歸魯
年十二用田賦何休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

田賦者若令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按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武帝加以補車騎馬然則漢法計丁口出錢今魯計田為賦于稅畝丘甲之外復別有徵斂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

傳放經而拜經即齊衰三月之經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之母妻傳曰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孔子嘗仕于昭公之世又其本國疏謂大夫之弔服弁經非也

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有司徹云乃爇尸俎注古文爇作尋引此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賈疏引服注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按中庸注溫讀如燖溫則尋字本作燖

無不摽也釋詁摽落也

侯伯致禮服云賓禮于地主按服意謂賓有所虧即圭璋皮馬之類歸餼乃地主之事杜預混而一之非也

十有二月螽大衍日度議開元歷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云云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

十三年 十月上辛夏之十月也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注周禮所謂蜡祭也

佩玉縈兮玉篇縈聚也垂也

十四年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大衍日度議以開元歷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歷正矣長歷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

車子鉏商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王肅家語注同援文選繁欽與魏文帝牋云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李善注引此傳車子鉏商則當從杜預注家語是王肅偽撰故彼文曰車士

驟顧諸朝曲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浙江圖書館

子我夕夕見于君也朝曰朝暮曰夕

望視釋名姿容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孔子世家云眼如望羊即此望視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索隱云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車故四乘按系本陳僖子乞産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毉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云田恒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 欽韓按呂覽似順論田成子有兄曰完子或是田常庶兄合八人之數然傳言駟乘者非一 文十一年

富父終甥駟乘司寇牛父駟乘昭二十年鴻駵魋駟乘四即駟

方謀闕止事須秘密必不多車索隱之言是也惠云正義引世本信子生昭子莊云云蓋因杜注而附會也

聞公猶怒將出王世貞曰成子兄弟昭然叛逆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于所遭之不幸者蓋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焉爾非其情也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亡彌年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如此

東郭賈奔衛孔叢有東郭賈事詳考證

子告季孫孔子辭同惡相濟知告季孫必不從也

十五年

涉人之過也涉人猶津吏

離病于外久矣詩傳離憂也

浙江圖書館

十六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云孔子之生
年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
庚子孔子生穀梁年與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與公羊
差一月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
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有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
生也司馬遷世家云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杜預主司馬遷司
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
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
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
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歴法積之則大雪節
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為庚

子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年七十有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于年于月皆據實而書公羊于年亦據實而書于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于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濂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日時交十一月節當從穀梁氏也且註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否則春入於

浙江圖書館

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謂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因有生于己酉而以庚戌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至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欲韓按宋濂駁洪馮二氏之妄說是也必據長歷始知十一月庚辰朔庚子為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何疑乎公羊音義本無十一月或作十有一月又後之俗師妄益與穀梁初無異也索隱云若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則孔子年七十二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者此正惑于公

浙江圖書館

羊十有一月之文也若十一月則為襄公二十二年歲首依周正孔子壽止七十二依夏正亦為七十三蓋不明周正夏正之差池其實夫子壽數甚明也據十月庚子之説無論夏正周正夫子卒年七十三宋濂誤算一月瞭于周正夏正因謂七十四非也

傳不憖遺一老小爾雅憖強也

尼父檀弓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疏云尼則字也父且字士冠禮疏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若孔子生于周代從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然則以伯仲者為正字故以二十所字為且字也

貳車反袥孔悝有廟主似大夫得有主也鄭駁義云大夫無主

浙江圖書館

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戴侗曰說文云祏宗廟主周禮有
郊宮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今許公為得祏于槖中非石室
亦非石函矣按管子山至數云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
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然祏為遠
主明矣孔悝但有祏主而無祖禰主知大夫無主明矣
乞曰不可得也言一千五百人數多不可給
按豫章陸璣疏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
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于豫章子赤者材堅白
者材脆荊州人曰梅終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柟據彼說則豫
章與楠木為一類也爾雅翼豫章大木生七年乃可知按本草
別録有釣樟陳藏器拾遺有樟李時珍曰豫章乃二木名一類

二種也樟木高丈餘小葉似楠而尖長背有黄赤茸毛四時不凋夏開細花紅小子木大者數抱肌理細而錯縱有文宜于雕刻氣甚芬烈豫即别録所為釣樟者也根似烏藥香故又名烏樟欽韓按爾雅棆無疵郭注棆梗屬似豫章鄭樵草木畧釣樟曰棆亦樟之類爾雅之棆無疵然為類樟之木顔師古漢書注豫即枕木章即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别此師古妄分為二不知其何據時珍襲之漫指釣樟為豫非也

殺齊管脩也後漢書陰識傳脩管仲七世孫自齊適楚為陰大夫

王如高府淮南泰族訓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此即石乞所欲焚者也

浙江圖書館

問白公之死焉死同屍呂覽離謂篇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
死者富人請贖之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代執火者而言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于
阼階上注燭燋也疏云古者無麻燭而用荊燋故少儀云主人
執燭抱燋鄭云未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
則曰大燭然古者未以蠟為燭故用荊杖灌以膏燃之又未有
燭盤故令彼幼者執之管子弟子職云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
總之法横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
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于句如前之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
處下捧椀以為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
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

浙江圖書館

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此執燭之法也其燭盤不知始于何時梁書傳昭傳昭嘗插燭于板床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槃是也

十七虎幄于藉圃漢書所謂武帳

年

乘衷甸兩壯甸說文作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堂練切徐鍇曰古載物大車雙轅乘車一轅當中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為繩證反釋文于此作時證反仍依鄭讀按衷善也衷甸安車也必駕兩壯者以壯為貴食貨志云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漢世猶然曲禮疏謂安車駕一馬小車按續漢志小使車不立乘有騑則安車駕二也（宋書禮志梁惠王以安車駕三送淳于髡三蓋二之說訛）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即此衷甸兩壯

紫衣狐裘正法當緇衣羔裘玉藻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
云蓋僭宋王者之後論語紅紫不以為褻服王肅云紅紫皆不
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此以北方之間色至于君前為大不
敬也君衣狐白裘良夫又僭韓非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
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
之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
之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據彼文則紫衣本非常服
袒裘不釋劒而食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疏引皇氏云若朝服布
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
之上加朝服所謂裼裘者袒正服露裼衣也然則上之紫衣乃
裼衣良夫未加正服遂至袒裘漢制惟蕭何得劒履上殿是人
臣皆解劒也宋書志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劒代刃劒
左右句卒吳語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

里以須即左右句卒史記句賤踐發習流二千伐吳則句卒正謂
水軍墨子魯問篇公輸子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
之進者強之按強即距也句卒之義如此
太子又使椓之呂覽慎行論椓崔杼之子令之爭畀沉云椓義
當與嗾同按方言椓愬也楚以南謂之椓訴楚詞章句訴猶譖
也則字本為訴作椓借也
衛侯貞卜大卜職凡國大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杜解非
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劉炫曰卜繇之詞文句相韻裔焉二字
宜屬下讀之按裔遠也何休注焉者於也呂覽季春注焉猶於
也自遠棄大國故將為其滅亡也錢大昕曰毛詩汝墳疏引左
傳如魚頳尾衡流而彷徉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衆注為證按

孔氏本無是非惟知佞杜預遂以不狂為狂

十八年宋殺皇瑗紀年敬王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水經注丹水水蓋汲水之變名也

二十年越圍吳吳縣志越城在縣西南胥門外越伐吳吳主在姑蘇越築此城以逼之城堞髣髴具在高者猶丈餘濶亦三丈史記正義引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即此地也

二十一年溺人必笑呂覽大樂篇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晏子雜篇溺者不問墜逆者不問路

魯人之皋明堂位注皋之言高也爾雅釋天五月為皋釋文本或作高皋高似相通廣雅釋言皋為也此言魯局于境內與下

浙江圖書館

高蹈義亦通

使我高蹈惠云呂覽曰按知化篇子胥高蹶高誘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蹈瞋怒貌　欽韓按晏子雜篇吳王曰吾訊晏子猶倮而訾高橛者即高蹈也

廿三年可以稱旌繫乎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公賵玄纁束馬兩旌乘車所建也

長武子請卜呂覽當染篇智伯瑤染于智國張武淮南人間訓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于晉陽長張字通即此長武子也

是躗言也說文躗衛也又躗寱言不慧也集韻⿱衛心或作讆按管子形勢解毀訾賢者之為訾推譽不肖之謂⿱衛心與服杜解正同

字從足非體當作懲
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吳
越春秋越王誅嚭并妻子越絕書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言
宰嚭之死者凡五見獨此傳稱吳亡而猶用事于越未詳
二十五年衛侯出奔宋服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之事
其說未聞按此句是下文張本也
韈而登席韈古只作絉文子上德篇一以為冠一以為絉玉篇
袜脚衣燕禮命安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就席皆坐詩傳不脫屨
升堂謂之飫是君之享臣有終日不脫屨者就使脫屨亦在燕
禮之末故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今褚師聲子必是未命
坐之先已跣而升堂也古者除遭喪于禮事未聞徒跣杜預謂

浙江圖書館

見君解鐵此其杜撰也
君將㱿之說文引作磬正誤云磬作㱿誤玩褚師上語必是足
創不堪著屨若復勉同人必潰浥須擱拭反使君見而欲嘔也」
公戟其手戟本為撠詩傳拮据撠挶也疏云撠挶謂以手爪挶
持草也史記孫子列傳救鬭者不摶撠然此撠謂兩手相固握
杜預言如戟形非也詩釋文撠本又作戟字通耳杜預云抵徙
手屈肘釋名云倚簁倚伎也其義當為巧弄之狀抵徙二字所
出也
奪南氏邑檀弓疏世本靈公生昭子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
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
木之字按衛策有南文子則簡子瑕之子也

浙江圖書館

翦夏丁氏十一年云夏戊此云夏丁不可曉
是食言多矣釋詁食偽也孫炎云食言之偽也
二十六年后庸唐石經作舌庸宋庠國語補音亦作舌吳越春秋作
曳或作洩聲與舌近此作后誤
卒于連中名勝志連中館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藝文類聚古
文瑣語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臣死自臣
死後五祀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邢史子臣
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將
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
二十七年屬孤子三日朝下令于死事之孤使三日而朝大戴記千
乘篇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設乘車兩馬既夕禮注兩馬士制

名顏涿聚之子晉曰呂覽尊師篇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
孔子按晉者進也

衣製六書正譌製雨衣今俗訛為裁製

知伯聞之乃還說苑指武篇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
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走
之耳

多陵人者皆不在釋詁在終也

吾乃今知所以亡荀子彊國篇亡國至亡而後知亡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建本篇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
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

浙江圖書館

序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登記號：000363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